

四書勸學錄

廿一

81-12  
829  
2









四書勸學錄

古岡謝廷龍臥雲輯

公孫卷二

當路章

論德不論時勢者此王霸之辨也論德亦論時勢者此難易之別也  
要之德者本也時勢者藉也有藉無德者霸也有德無藉者王  
也有德而兼有藉者王之所以易也故知孟子之說兼乎時勢者  
也非專言時勢也 張元脫

文王有其德而無其時故其功緩管晏有其時而無其德故其功  
卑以過于文王之時而行文王之政則二南之化可幾而九合之





四書章句  
卷三  
烈不足道矣

吳華孫

此章以齊王由反手句為主所以反手只惟此時為然一句盡之

張惕菴

### 當路四節

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于此可考朱子以曾西為曾子之孫蓋沿趙註之誤

吾子與子路孰賢是或人猶知有子路者也猶知子路之賢則非僅知管仲者也向使曾西而慨然當之度或之所期于曾西者必不至下比于管仲向使曾西而心竊慕之不堪畏之度或之所期

于曾西者亦必不至下比于管仲迨至曾西聞之而畏而或之所期于曾西者乃不得不降而及于管仲或之意中亦明知管仲之賢不及子路而但以曾西之賢縱畏子路斷不至畏管仲而後以管仲比曾西也

王溥

齊景公最不濟欲伐晉伯而不能欲納魯昭而不克嫡庶混淆祚移陳氏晏子殊不足論故孟子只言管仲曾西之所不為

張惕菴

### 君霸一節

德在以字內時勢在齊字內有德故王有時勢故猶反手

### 若是一節

大行就文德及天下說不重武周

四書脉



太甲處仁遷義既復辟保惠庶民稱為太宗太甲五世至太戊修德而祥桑死商道復興稱中宗太戊三世至祖乙恪謹天命以河決之害去亳遷耿祖乙六世至盤庚紹復大業又以河決之害遷于殷有盤庚三篇行湯之政商道復興盤庚三世至武丁得良弼戒雉雒伐鬼方商道中興號高宗

殷紀

由湯至于武丁語其世二十餘世矣語其年四百餘年矣然賢聖之君如武丁者未嘗不先武丁而生處仁遷義如太甲修政明紀如太戊恪謹天命如祖乙紹復大業如盤庚前作後承繩繩乎已六七君焉世德相繼則恩之洽于民者必深歷年既多則澤之施于民者必久

王守溪

自盤庚後小辛小乙繼立商業中衰諸侯頑梗故曰武丁朝諸侯

朝諸侯便是有天下

集解

諸侯震疊在聲靈武丁繩之以撻武諸侯撫綏在庸德武丁深之于典學武脩文事詩書作証中興本領在此

顧鏞

時文或以武丁勝之以武厲之以恭兩義亦佳朝諸侯兼內諸侯外諸侯

武丁崩後傳八世至紂近百年故云未久武丁祖庚祖甲廩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紂凡九世註云七世者祖甲庚丁皆以弟繼兄故也

無逸言其在祖甲不義為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



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鄭康成解書經孔傳云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之民間則祖甲亦賢君也因正文由湯數至武丁而止故註只舉五王與湯為六也以開創中興相形言武丁之易正以見文王之難反手運掌前後照應與下難字對

伊涉之後復相太戊傅岩之野先學甘盤此武丁時之家則然涉河浮言論以乃祖乃父哀荆有旅賦以來享來王此武丁時之俗則然赫厥聲而濯厥靈猶鼗鼓之淵淵為繳旒而為駮龐如八鸞之噫噫此武丁時之風則然稼穡匪懈設都于禹之績雉雝爰傲式圍于帝之命此武丁時之政則然

朱實頌

故家遺俗澤之在下者流風善政澤云在上者

微仲名衍檀弓所謂舍其孫臚而立衍者也商人兄終弟及故微子立弟不立孫 膠鬲據孟子書是文王舉而薦之于紂周興後踪跡無所考蓋不臣周也呂氏春秋云武王使周公盟膠鬲云如爵二等就富一列又云紂使膠鬲觀兵聞西伯以何日至殷曰甲子膠鬲去後天大雨武王命師疾行勿使膠鬲失期為紂所殺似附會之詞

張惕菴

微仲名衍一名泄班固古今人表于微子下註云紂兄微仲下註云啓子檀弓云微子舍其孫臚而立衍蓋殷以世及為禮微子之長子早卒微子從其故殷之禮舍已之長子之子臚而立



已次子衍則微仲實微子之第二子也張以為微子之弟本呂氏春秋及家語之說

就商一面說時而時字中又分三層意一是人心戴商之久二是商家遺澤之遠三是眾賢維持之力尺地三句就周一面說勢但勢不出時外就時中推看又有此耳原不平任翼聖非德何以能由百里起句中便藏德字任翼聖

齊人節

兩不如為有智慧有磁基者言若無智慧無磁基雖有時勢何益故後面又把德之流行說出來說統

有兩人于此一為智慧之人一為不智慧之人其勝負之幾不待

智者而決矣而事顧相反此非智有敗事而愚有得道也所乘之者異也彼無尺寸之堦故拮据而不足此有先業之據故安枕而有餘也即世有一人于此先此智慧之人後亦不過此能智能慧之人其進取之技不獨一日而然矣而成顧有時此非必愚之于前而智之于後也亦所乘之者異也少年慮事精詳而苦于無所憑垂暮舉事鈍耄而幸于有所藉也陳大士

磁基耒耜之屬

趙德

是以難也結上今時則易然也起下

任翼聖

今時猶今日非時勢之時結句惟此時為然時字同

夏后節



二節先言勢後言時用一且字推下亦原不平 任翼聖

德字藏仁政及飲食二字內

德之節

德兼教養二意 仇滄柱

德行本速可知文王難自是時勢之變然以百里起正見德之速處若齊得時勢則德尤易行矣

註但云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別無他語可知此節言德行之速不過引証上文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及飢者易為食二句非上二節專論時勢此節專論德作三平看也

古者傳命之車謂之傳車停車之舍謂之傳舍不乘車惟騎其馬

謂之驛亦謂之駟左傳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祈奚乘驛而見范宣子又云楚子以駟至于羅汭又云子木使駟謁諸王皆單馬以取速註中驛駟二字不必大段分別東陽許氏謂用人曰置用馬曰郵人遞不能及遠漢書五里一置置馬非置人也 張惕菴

當今節

古之權在天子今之權在諸侯取之孰順而孰逆古之虐止一夫今之虐有七國仇之孰多而孰寡古之天子行虐而數賢人輔之今數諸侯行虐而衆策士助之其勢孰可恃孰不可恃故不必西州父母而羣情之渴飢已慰也不必重廕累洽而樂土之歡歌已遂也并不必遵養時晦遲之數十百年而大小之邦咸加懷畏也



天時與人事相乘非必積功累仁而大澤自難意量國勢與民風不應無俟百年必世而殊恩固已逾涯是豈今人遠勝古人哉蓋時勢之難易不同故事功之遲速迥異也 吳華孫

他處功字承上此處語脉引下與惟字相應

何義門

今人之不及于古者德也故曰事半古人之不及于今者時也故曰功倍

當今之時應王者節萬乘之國應夏后節行仁政應孔子節 鄒峰山 古之人正指文王是通章總結王齊之易與辨文王之難兩件事理合一處若泛論古今事功不着關目矣 呂氏

### 動心章

此章以不動心為綱領知言養氣為條目前則深斥告子以闕異端後則推尊孔子以承聖道而似字異字同字尤一章眼目夫子節

由此伯王不異從上章猶反手來仍夾帶個伯字便是他認不真處心之動有二一是恐懼一是疑惑疑惑註後知言恐懼註後養氣 任翼聖

古之能為王者未有動心者也若其伯者未有不動心者也 王邁人 四十以前有工夫四十以往亦有功夫四十以前規模基址已定四十以往打磨煅煉愈精 呂氏



四書章句 孟子卷三 七  
道明則不疑德立則不懼 通章歸宿在願學孔子故朱子即用  
孔子四十不惑句為後埋根 任翼聖

若是二節

孟賁勇士歸秦武王見文選疏賁齊人故丑述之或以為衛人  
孟賁是借來作擔荷字面言孟賁雖有神力不如夫子任天下之  
重恢恢有餘也 張惕菴

趙註告子名不害馮厚齋謂告子名勝見墨子或疑告子名不  
害子勝是其字呂東萊以告子為公孫龍子之師公孫龍趙人  
為堅白異同之說者

一先字便見不難時解因以先字為告子罪案其實何妨未四十

而不動心如顏子年未四十何嘗學問不及孟子但告子之先却  
是強制耳 李岱山雲

丑借孟賁賁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以告子之不動心先于我明  
不動心之未足為難似屬閒波然從此劈開兩路遂成一篇大文  
字借孟賁引出黜舍與告子一路守的總是氣上事借黜舍引入  
子夏曾子與孟子是一路守的總是理上事 任翼聖

提出告子乃賓主相形法北宮黜孟施舍賓中賓也曾子主中賓  
也先完賓中賓主中賓纔及正賓正主且先叙告子而後自叙到  
後以未嘗知義結最有次序 汪武曹

主理是有主主氣亦是有主然主理主氣此中不容無別



不動心之道養氣為大知言為先孔子之告曾子自反之謂勇是養氣之原孔子之告子貢學海之謂智仁是知言之本

批宮節

批宮黜是齊人見高誘註淮南子

膚撓一句若如常解則既被刺矣尙何必勝之有李九我

一毫挫謂人扳一毛 趙惠

不膚撓挺身決鬪不目逃怒目疾視非既刺而不撓不逃也市朝

市中之行列有定如朝班然古有司市治之所以整齊如此史記孟嘗

君列傳云日暮過市朝者掉臂不顧是也張惕菴

若撻之于市朝即書所言若撻于市古者朝撻人之事市則有之

周禮司市市刑小刑憲罰中刑狗罰大刑扑罰又曰胥執鞭度而

巡其罰掌其坐作出入之禁命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日知錄

惡聲必反是証實上句惡聲算不得挫而尙反之則其無嚴諸侯

可知矣惡聲指諸侯之惡聲不必是詈我如叱咤不恭處皆是雙峯

次崖謂惡聲通指褐夫萬乘非也褐夫不消再說任翼聖

黜舍二節不是實叙當時行事總是極其形容話頭看一思字視

字正摹寫他意在必勝光景即下節舍之言亦是想像他無懼為

主而代為之語耳要知黜舍不重只借黜舍引到曾子上去吳因

孟施節

古無複姓孟施者其自言其名单稱舍字故集註以施為發音



然元人四書辨疑云姓與名中間插一字為發音不成語矣宋孫奭疏孟姓名施舍意舍字上合有施字蓋傳寫脫耳

視不勝猶勝不是既不勝矣猶視為勝乃言雖有不可勝之勁敵我視之猶小敵之可勝者易所謂小人用壯君子用罔義亦如此

曹憤

當時道理不明有志之士懲世之委靡卑鄙欲學剛方不得其道于是認血氣之剛為義理之剛或在必勝處學或在無懼處學自成一家玩養字見二子志向辛氏二子之勇孟子不過引之以陪曾子子夏耳然其極力形容亦自有意觀告子于孟子之言性善必欲立說以勝之屢辨不輟是以

必勝為主也且屢辨屢詘不自量其才識不自省其是非不肯輸服是以無懼為主也合二子觀之已可以得告子之大槪鄧機環

守約節

人之似亦何嘗之有有形似有神似神似者師友淵源由來莫二雖所守者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初非有分門別戶之嫌此子夏似曾子曾子似子夏之說也形似者規模氣象大畧可觀雖所守者殊覺其心之不同而不妨有即此明彼之概此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之說也方朴山

天下是非不兩立有真者必有似者舍似曾黝似夏告子似孟子知黝舍與曾夏到底迥別即知告子與孟子到底迥別矣 似字



又為異同字引線似是全假的同異是真的裏面辨出來

北宮黝似荆軻聶政孟施舍似毛遂藺相如戰國人物不過如此

與曾子子夏毫不相涉作取必于人取必于己小照耳

張惕菴

黝不務反諸己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乃敝敝焉以人為事

設不幸有如孟施舍者介乎其側不識黝于此將何以待之甚矣

其不善自反也甚矣其不如孟施舍守約也

方朴山

篤信聖人只借用一人字反求諸己只借用一己字曾子子夏只

借來作介紹引到自反而縮入不動心正位孟子正文是鴻印雪

泥朱註亦是江涵秋影俱不必認真

張惕菴

昔者節

合端往俱是大勇端往全在自反是大勇根源隱隱畫出約字宋

皇

大勇當總說下文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以至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得天下不為皆根于此

何義明

吾人羞惡之心最明不直之際有人辱我詈我猶自可堪惟有人

敬我畏我反不覺泚然汗下無地可以自容吾人方正之心獨健

理直之際有人附我和我猶自氣平惟有人摧我折我反不禁奮

然欲前無刻可以少緩

熊魚山

人皆以必勝相高而自反者獨不以不勝為諱蓋自反而不縮固

有時而不勝焉而何庸諱也若既已縮矣則可勝者勝之不可勝



者亦勝之非必勝于其人而必勝于其縮矣人皆以無懼相向而自反者獨不以懼為羞蓋自反而不縮固有時而懼焉而何足羞也若既已縮矣則無可懼者不懼有可懼者亦不懼非無懼于其人而無懼于其縮矣

姜澣

王觀濤

由此決大疑斷大事以一是矯眾非以一正抗眾邪

王觀濤

千萬人亦往之為大勇人知之惴惴于褐寬博之為大勇人不知也

姜澣

儲同人

大不在往而在揣勦舍解此必不以勦合終矣

葉永溪

引曾子謂子襄之言以明不動心之由在于自反而縮下文詳之

朱子

自章首至此一路借客形主引到此節不動心正旨已透下文因公孫丑更端起問故復隨問隨答其實自反而縮句已包舉無不盡下文塞天地配道義即此大勇之事非言之不足又長言之也

張惕菴

守氣節

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

朱子

曾見宋時點本二守字皆一讀朱子謂守約云者言守得其要非



以約為一物而可守之也孟施舍之守已只是一身之氣守字亦

一住非守其氣也 韓求仲

兩氣相遇守約者勝焉然約也而仍不離乎氣故舍之勝黜也僅在尋常之間兩約相衡守氣者詘焉然氣也而欲竊附于約則孟之于曾也未可同年而語 胡士興

約字對上大勇大字莫大于理亦莫約于理約以體言大以用言

曾子與孟施舍不待辨而知其不同此節不應將曾子與孟施舍屑屑比較只重曾子以見學問源頭暗闢告子方為正解 錢吉士 氣字是此章眼目雖曾子孟子之大勇亦不離却氣字而又不容

以無辨辨之自此處始故理氣二字必于此倡明人見黜舍非大敵謂許多精微之論必待告子而後發不知告子自破除了氣字辨之又是另一話頭 李安溪

敢問節

但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則心之不動非其心之無所疑而然也但曰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則心之不動非其心之得所養而然也夫告子失所重者心也其有所舍而勿求也凡以求心之不動也 潘士蒸

勿求下兩個于字原緊貼上句說勿求心之助于氣勿求言之理于心故曰于非謂不得于心勿求氣不得于言勿求心也 呂氏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心與言不相干不得于心勿求于氣是心與氣不相貫告子只去守個心得定都不管外面事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

王已山

勿求有二義一是言與氣無關於心求之無益一是言與氣能動其心求之反損

告子與禪本一家眷屬

朱履安

不得于言有二說一是在已之言朱子云告子論性杞柳湍水隨口說出屢變其說以求勝硬要把得心定存疑云論性不達性之理論事不達事之理今講章皆從此說一說是他人之言亦朱子之說或問不得于言自已之言即他人之言即曰若夢與下面知

言處相貫則是他人之言陸稼書文云天下之是非不可勝窮也吾守吾心而自有以通天下之故是明云他人之言也以理揣之此是告子自言豈肯云我于自已之言有所不達則勿求于心任其糊塗此強盜自盡供招也豈有此理必是他人之言且孟子之所謂知者知他人之言告子之所不可者乃自已之言自相矛盾矣

張惕菴

不得于心正從向來勿求于氣來如何勿求于言正從向來勿求于心來如何勿求于心

無疑本從疑來無懼本從懼來告子不知有疑安能無疑其無疑者非真無疑也不知有懼安能無懼其無懼者非真無懼也



夫人于所不得而安焉者必其併未嘗知有不得也而告子則已知之是其心已動于所疑而中之不安也甚矣既已疑之而復欲置之是告子自欺其所知而中之不安也益甚矣

高炳

孟子持其志正是急于本告子急于本但強制其心耳

心有知而氣無知所以為氣之帥不言心而言志者以心之動而有所向處言因說氣之帥故志字尤明切心無形而氣有質所以為體之充氣行乎體之內故以充之

集解

志有知而氣無知則無知者之受命于有知者理也志中處而氣外應則外應者之稟承于中處者勢也

王枚

持其志無暴其氣内外交相養也持其志所以直其内也無暴其

氣所以防于外也

朱子

丑問不動心乃不言心而言志志是心之所向欲致其持之之功較心字尤切便見專言心者易流虛無寂滅之學而下文獨詳養氣不復更言持志蓋直内必須防外而志一二句語氣原有側重也

楊維斗

夫志六句總以明氣之不可不求側重氣上志是心之動處故可著個持字若心未動時只著得養字并持字無所用之

任翼聖

告子固守其心似能持其志者然彼自謂勿求于心既以義為外又安得謂能持其志

持志兼靜存動察工夫暴字暗與善養相反置而不養固暴也養



四書勸學錄

孟子卷三

七

而不善亦暴也

讀書錄

註于守字上加一敬字于養字上加一致字則持之于靜持之于動有涵養省察之功在無暴于始無暴于繼有從容順適之意在但不得太侵露蓋志何以持氣何以無暴尚在下集義數節志何以當持氣何以當無暴尚在下志壹動氣節也

汪靈川

志卽心之所之養心兼動靜持志便是養心朱子明白言之湖南講及四書家訓謂持志不是養心非是

告子不知有氣于氣全不理會黜舍只知有氣于理全不理會守與勿求似不同其爲氣之暴則一也

守之宥密淵微以端出令之府而又當養之流行布濩以鼓從令

之機有欽承敬事之道以祇若性靈而又常有涵養優游之方以保合元氣信平志不持則本原一乖而內外遂已兩失故聖子勿求于心之說妄也不待辨也氣無暴則存主愈湛而本末可以相資故知告子勿求于氣之說亦妄也豈誠可乎

陶石簣

蒙引謂夫志六句全是破他不得于心勿求于氣之說其不得于言一句已斷爲不可了故不復論然黃氏洵饒則曰告子勿求于心與孟子持志相反告子勿求于氣與孟子無暴其氣相反此說似亦無碍于理石簣蓋用黃說

既曰節

志壹動氣儒者皆能言之氣壹動志惟見于孟子須合君子不重

四書勸學錄

孟子卷三

七



則不威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等語一例推看艾千子

志壹二句有三說一說專就惡邊與下文蹶趨相應一說兼善惡既持之志動而之善未持之志動而之惡蒙引存疑淺說皆然一說志壹就常講重善遣氣壹就變講重惡邊前明葉永溪沈青霞二君文皆如此此說最是蓋志動于聲色貨利耳目手足往從之作淫佚鄙倍之事此與行道不動心何與孟子乃津津道之必不然矣次說近是其實志之當持公孫丑已知之所疑者氣不當與志並重也未持之志既持之志既非正針所在未養之氣既養之氣又犯下文惟第三說志之動氣本是正理申言之以伴下句言志壹動氣是以君子于居敬窮理之功毫不敢忽氣壹亦能動

志是以君子謹之誠恐氣之動志如用兵者卒徒潰散則主帥亦不能獨存是以貴本末内外交相養也張惕菴

氣壹即是暴則志壹亦不是持乃是偏倒一邊去志壹如心有忿懷之類氣壹如耳目驟為聲色所引之類蹶趨舉其最粗者任翼

兩壹字與持字無暴字對翻兩動字與帥字充字對翻蓋惟志為氣帥故不可不持不持則志壹而動氣尚能帥氣乎惟氣為志輔故又不可暴暴則氣壹而動志尚能充體以輔志乎二層語意原只一串時講看好了志壹動氣不惟大謬本旨并上下文理都隔斷不相呼應矣張曉樓

志與氣體用同原者也徇體而不顧其用徇用而不顧其體則壹



亦本末相及者也本失而下累乎末末失而上累乎本則動壹訓  
 專一猶偏著也動為搖撼觀上文不動心及本文動其心句可知  
 此承丑問以明志不持則壹壹則害氣氣暴則壹壹則又害志兩  
 則字語勢分明氣壹孟子自註志壹則大學正心傳之有所中庸  
 章句之偏倚皆是程子云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  
 不動志朱子云志動氣是源頭濁者下流亦濁氣動志是下流壅  
 而不泄反濁了上面也未有說向好一邊者前輩唐荆川沈襄陽  
 文將志壹動氣仍講成志氣之帥已謬陸汪大全又採存蒙淺說  
 兩句各兼善惡言竟使青天白日道理墮入雲霧矣 張曉樓  
 志邪能動氣則持志者之能御氣可知氣暴能動志則養氣者之

能定志可知蓋邪則俱邪若正則俱正也 周聘侯

論理持其志為重論孟子此節之意則無暴其氣為重蓋自夫志  
 氣之帥也至無暴其氣俱是以破告子勿求于氣之說 蒙引

知言節

氣只是一個氣但從義理中出來者即浩然之氣從血肉中出來  
 者為血氣之氣耳 朱子

知言便是窮理不先窮理見得是非如何養得氣須是道理一一  
 審處得是其氣方充大 朱子

知言者知心也養氣者養心也 張翥

言者心之聲音發于心非能累吾心也惟理之未明則是非混而



其心疑疑斯動矣吾惟本吾心之理而能知其從出之原則知其言者即所以致吾心之知也氣者心之用氣管于心非能累吾心也惟氣有未養則愧怍生而其心惧惧斯動矣吾惟本吾心之理而善養乎浩然之用則養吾氣者即吾心之得其養也 是則言也氣也皆心也舍言與氣而求之即所以不動者也非求其不動也合言與氣而不求乃制之而不動者也非誠不動者也 黃葵陽

不動心之學以知言養氣全之夫言非心也而實心也于何知之以心知之也氣亦非心而實心也于何養之以心養之也 王邁人

窮理集義聖學舉凡窮理而後可集義故孟子先說我知言緣問者先及浩然之氣故先答之非詳于養氣而畧于知言也 李安溪

孟子之不動心在于言而告子之不動心亦在于言孟子之不動心在于氣而告子之不動心亦在于氣似無所異者然而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其于言必有所不知也不得于心勿求于氣是其于氣必有所不養也 趙守易

孟子言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之不可則孟子必知言可知言不得于心勿求于氣之不可則孟子必養氣可知因丑未喻故又舉已之不動心告之見其異于告子也 任翼聖

前言告子先我不動心特據告子自以為不動耳究之未嘗不動也疑懼二字應非告子所受然告子能強制其心不能強制其疑懼雖無動之形而已不無動之理既有動之理而即不無



動之機纔云我不疑懼便是疑懼之甚纔有疑懼便是動心知言養氣能拔除疑懼之根方是真不動心

知言養氣內都有敬以持志者在其不言持志者黃氏云持志工夫簡而易明故不復更言也

本文因駁上可字意故以持志無暴對說其實敬是總腦不但養氣離不得持志即知言亦離不得持志也論為學次第先致知而後力行則集義在知言之後先存心而後致知則持志又在知言之先

周聘侯

敢問節

下文總是難言塞乎天地亦直養者知其為塞焉耳配乎道義亦

直養者知其為配焉耳故曰難言也言之難者以其養之不易也

郭青螺

能養者能言理出微悟

吳次尾

難字正與是不難相對註中心所獨得不是空話浩氣生于集義集義生于知義心者氣之宰理又心之宰也工夫來脉至遠所以難言

何義門

難言涵下剛大意惟至大至剛所以難言所謂心所獨得者在此

難言者是盈乎心目之間而不可以容聲是贊其妙也口氣與談何容易一般正是自己體貼語不是說難以言語形容蓋塞天地



配道義都是形容浩然處 廣炬訂

至大節

氣本乎天地天之大地之廣也氣得之為至大涵于性而無際天之健也地之貞也氣得之為至剛根于理而常伸 儲中子

盛大氣之體流行氣之用至大是其體之盛大而無外至剛是其用之流行而無間

跟上難言剛大是形容而莫可形容處在兩至字定講如何剛大便失至字妙諦

曰至大無以言其大也則至大焉已矣曰至剛無以言其剛也則至剛焉已矣 塞乎天地之間即是剛大本體

動而直者天之道生之直者人之理故養莫以加此 潘琪

剛大者浩然之氣直者剛大之本 王口山

必也探剛大之本而得夫人生而直之初識善養之方而守夫靜虛動直之道惇然者害之也頑然者亦害之也以直養而無害之夫然後其動也直而是以大生焉所謂任重之宏者此也而天下古今之事無不負荷且直為壯而剛于是生焉所謂致遠之毅者此也而天下萬物之來莫能屈撓約而言之則塞乎天地之間者是其氣象也 李安溪

天地之氣本有是浩然者陰陽合德而成易簡之功故人生于天地而還其所謂浩然者則亦上下同流而無天人之間 李安溪



塞乎天地程子所謂天人一也更不分別

剛大之質命之天已備夫塞天地之體天地之塞由于養適如其

至剛大之原 焦廣期

此節是言氣之浩然處塞天地只是至大至剛直養一轉無非  
為上一句註脚非上截說本體下截說功效也直養句只須帶  
過意不甚重寔說功夫自在下文此處只要說浩然之氣四字

配義節

上節其為氣也二句是言氣之體體非體用之體乃體段之體指  
木然說直養句是養氣之功塞天地句是養氣之效此節其為氣  
也二句又頂直養塞天地來言其效驗如是是養氣之用用亦非

體用之用乃功用之用指養成說 徐為儀

道義理也形而上者也氣器也形而下也以本體言之有是理然  
後有是氣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氣以為質苟不知養則理自理  
氣自氣矣 下文集義是平時工夫此配義與道是卒然臨事 朱  
有此氣道義便做得有力無此氣以扶持之仁或見困于不仁義  
或見陵于不義 朱子

道居于虛而義居于寔有氣而虛寔皆得所歸義處其散而道  
處其合有氣而合散皆得其序 如吾氣以出之于義見其精  
嚴如吾氣以出之于道見其宏博故氣與義道以為二而非二  
也氣之所主為義義有執而氣能旋之氣之所宏為道道有塞



而氣能通之故氣與義與道以為三而非二也

配道義正塞乎天地之實落處 何義門

使氣非浩然則義與道雖留于天地而莫為之助則道義亦止在天地而不在吾身唯直養者一端之道義即有全體之氣以應之故自有氣而道義遂見功于天地使氣非浩然即義與道雖載于吾心而莫為之輔則道義亦隱于吾心而奚裨事業直養而無害者一息之道義皆有生平之氣以貞之故自有氣而道義克廣效于吾心 王遇

莫大于道義非道義之能大氣大之也莫剛于道義非道義之能剛氣剛之也

在人曰義在天地間曰道先義後道由人達天也人心之氣配義而成充塞即配道而成變化矣 郝楚望

道義不是兩樣氣只是配義義之所從出則道也朱子云道是體義是用 張惕菴

兩節未說工夫工夫留在下兩節內此只形容氣之體段及養成後力量如此耳 楊維斗

集義節

察之于念慮之微而無欲所不欲者析義極其精守之于應感之著而無為所不為者充義至于盡自一時合義推于無時之不義是以不愧不怍而浩然之體具于心矣自一事合義推于無事之



不義是以不憂不懼而浩然之用備于我矣 丁士美

養之之後氣生義養之之先義生氣 戚价人

說集義不及道者道是體義是用體上無做工夫處言用則體在其中 饒雙峯

逐事細分為義統言之則皆道耳故言義而道在其中上是就養之已成者言故兼言道義此是就養之方始言故專言義

以直養是自反而縮集義是以直養孟子許多論氣只在此一句 朱子

雙峯言集義則持志在其中然伊川言敬是涵養有事必當集義朱子又言義非敬不能以自集敬非義不能以自行可見持志原

有敬以直內工夫到處事處却須集義也 任翼聖

至大者是義之集而大也非假于一端之義而襲取其大也至剛者是義之集而剛也非假于一息之義而襲取其剛也何也天下容有可襲之氣吾人必無可襲之心心正則氣順必慊乎心而後氣可充也理得則心安必集乎義而後心常慊也 張曉樓

義襲亦是義但只一事之義非由平日積累與假義者又不同人有一行之非義則疑懼交集即為此心之累至大者于是而欲然矣至剛者于是而靡然矣况能塞天地而配道義乎是則浩然之氣一義之得而未必生一事之失而遂自餒生之甚難而餒之甚易如此然則集義之功可一時而忽哉 董中峯



兩餒字非重複上言無氣之餒此言氣之所以餒無氣之餒道義非氣不行氣之所以餒氣非道義不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此節最重行有不慊句蓋以上云無是餒也何以無氣便餒止以有不慊于心耳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行有不慊不必大謬于道只此毫釐之差心中便另是一段光景聖賢謹幾慎獨之學正在此

心能制氣不能以有歉之心制氣 陸稼書

告子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于義故直以為義外而不求 錢吉士

氣生于義義根于心合義心便慊不合義心便不慊義與心原

非兩物告子不知乃以義為外必不能集義以求慊于心氣何由生

知義然後能集義故善養氣者必以心為主以慊為根而其要則自知義始

義內義外是兩家心學不同之根因外義故又并言與氣而外之而但守其空虛無用之心此告子論性與此章之言相為表裏處也外義則不集義而無以養氣且外義則不窮理而無以知言皆是一串病痛 告子外義見吾儒氣輔道義以行心疑吾儒是在外之義襲取在外之氣故孟子辨其非然曰吾浩然之氣乃是集義于內而非為義于外而襲取告子疑氣為可襲取者其病



根在于外義也非義襲而取句不重只是明義之根于心故能生浩然之氣而告子之不知氣由不知義耳

李安溪

外義乃外之而不求非求義于外

心慊則氣生氣之不外乎心可知矣外氣于心者非也義集則心慊義之不外乎心愈可知矣外義于心者尤非也

張暉樓

孟子言氣合乎義以為言者也告子言義離夫氣以為言者也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其病根皆因外義惟以義理為外而非內則理有不達遂不反求諸心既無由集義以生此浩然之氣即下文所謂不芸苗者也及其氣有不充此心將不免于疑懼乃又強制以必其不動則下文所謂揠苗助長反

害其心淪于枯槁寂滅之域者也

何義門

氣之生不生由于心之慊不慊心之慊不慊由于義之集不集斯義也豈在吾心之外哉告子外義于心則不集義不集義則不能生氣不能生氣因謂氣可勿求不亦左乎

方朴山

朱子與郭冲卿帖云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為始以不動心為效蓋惟窮理為能知言惟集義為能養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此章要旨此帖盡之

陳新安

必有節

氣集義而生故當有事勿忘非義襲而取故當勿正勿助有事勿忘是直養勿正勿助是無害



天地可塞也勿計其何時而塞道義可配也計其何日而配是為

勿正 黃陶菴

倪文節謂當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傳寫之誤以忘字作正心二字言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既已勿忘又當勿助長也登二勿忘作文法也 日知錄

必有事四句確乎以兩截為當而下截之兩句又一氣直下歸重助長始為得之蓋註中其或未充四字最妙于此著想則上下各二句意義自別無容生葛藤矣 廣炬訂

有事勿忘者專其義之功勿正勿助者循其氣之候一貼義一貼氣 有事勿正純于集義而不計較于氣生只此一語已足

又者勿忘勿助者蓋因氣猶未充始終只是集義始終不求氣生也以下截繳醒上意此集註之旨

助之心生于正助之害甚于忘 周用齋

天下句可見告子之學盈天下處

舍之者即助之長者惟其見得那邊有益所以不芸耳不可作兩種人說故上文以不助長者寡矣句貫下 何義門

害之是害其心非害氣也與無害之害不同 何義門

何謂節

宏綱鉅典心之迹也條理節目心之幾也以蔽陷者為設施非偏而不舉則僭而無章一言而可以卜生民之隱禍以離窮者為作



用非渙而不懾則蕩而無歸一言而即以此世道之深憂蓋自有

董次白

聖人以來其所以經政事者未有不裁于此心者也  
所以究其害之源者不從言始所以制其害之流者亦不從言

止

詖淫邪遁須劃清四項詖者倚于一偏蔽者東面而望不見西墻  
墨翟詖于仁而忘其父楊朱詖于義而不見其君是也淫者大言  
不慙陷者本心沉溺如水益深列子汪洋自適已意莊周漫衍所  
以窮年是也邪者不遵正軌離者自外名教無所忌憚苟卿忿俗  
詆堯舜以為偽韓非好刻視親戚皆可誅是也遁者辭屈屢遷窮  
者伎倆已窮側身無所湍水之喻由杞柳稍移其說赤子之保為

二本聊文其慚是也 講章以詖淫邪遁就一人言非也如此是

一人之言非知羣言也能知羣言然後謂之知言 聖人復起即

指孔子承吾嘗聞大勇于夫子句來此是不動心來歷已涵願學  
在內 張揚菴

是非各半曰詖是不蔽非曰淫有非無是曰邪借是掩非曰遁 輯

詖淫邪遁雖是四件却只是兩件詖淫屬陽邪遁屬陰蓋詖尚有

一邊是道理邪則并這一邊亦離了淫是詖之深遁是邪之極 雙

蔽是蔽于彼也陷是陷于此也既不見得那半邊自必陷在這半  
邊矣離是離于彼也窮是窮于此也既不在正路上行自于邪路



上立不住矣

政是大綱事是節目

周聘侯

當看四個所字該淫邪遁是病症蔽陷離窮是病根看這病症便識這病源

饒雙峯

玩四所字甚重蔽同而所蔽則異如說有許多該蔽亦有許多蔽

下淫邪遁亦然不但知其有蔽陷離窮而已

汪靈川

提出害政四句方與伯王動心對針全要說得鄭重方見知言關

係馬君常

養氣工夫在集義知言工夫未及者其意已見于知義中蓋天下之理是非而已伊川云義便知有是非可見不知義即不知言不知言即不能養氣兩病原只一病知義而集義一方原治兩病也

蓋知義之非外則必物物而識其宜知物物各有宜則必事事各宜而言知而氣亦養矣

任翼聖

### 宰我節

善言德行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重在德行不重在善言非以德行而美其善言乃以善言而益証其德行也

然則二字非疑孟子未聖也看下諄諄屢問知是驚喜之詞

張惕菴

### 曰惡節

非深知乎學之理而何以不厭非深信乎學之理而何以不厭夫其深知而信焉者何也智也無甚愛乎人之心而何以不倦無不忍棄乎人之心而何以不倦夫其甚愛而不忍棄焉者何也仁也



不厭不倦者知仁之所為而聖者知仁之合德也 知者清明  
在躬聖之所以如神也非學所能窺其際而不厭之學乃適以  
露其機仁者萬物一體聖之所以如天也非教所能望其階而  
不倦之教乃適以徵其量

上蔡語錄或以知言養氣為一道事先生曰知言是智養氣是仁  
浩然之氣須于心得其正時識取按此說可以為上下關通証佐  
何義門

智仁關合知言養氣窮理以知言智之事也集義以養氣仁之  
事也合智仁而成大勇是不動心之本下文願學孔子意此處

先透出

昔者節

聖人之精神無所不屬而冉牛閔子顏淵若獨攝而受之想其寤  
寐周旋儼然大成之矩也而恍焉惚焉有無于神明之間則微焉  
而已聖人之氣象無所不見而冉牛閔子顏淵若獨兼而行之想  
其作止動盪宛然洙泗之儀也而執焉依焉離合于變化之途則微  
焉而已 黃貞父

大而化其大斯無限量大而未化其大仍有限量有限量處即  
是微

姑舍節



游夏之所為遜于顏閔一等矣及進游夏之徒步趨乎顏閔而游夏不樂也度未必不曰姑舍是也即顏閔之所就不及聖人一間矣及謂聖人不可至欲與之效法乎他人而顏閔不樂也度亦未必不曰姑舍是也

陸麟度

伯夷節

大行固所甚欲而窮約亦將終身忠愛固為有餘而明決亦無不足神明變化一制于義而不膠于應用之宜屈伸消長無與于我而各得其當然之則蓋其知盡仁至而集羣聖之大成道高德厚而參天地之妙用故其一理渾然而全體之不累泛應曲當而大用之顯行有如此也

歸震川

四可以即天道之本然見權度之精智之事也四則字乃時中之大用見神明變化之妙聖之事也此四句須一氣併讀乃得

呂氏

可以四句非因應也四則字全是決然之意正是孔子不動心處與下孟四而字形容出個時字者不同

廣炬訂

未能行有二其一以不同道而未之行也雖庶幾能之而非其所願其一以同道而未之行也雖不遽能之而不可以不學

陳璋

麟士滄柱俱以願學緊承仕止久速說若虛衍則無着但只說向心學恐更遠矣

王礎生

知言養氣即孟子具體處其願學孔子欲大而化之耳願學是知言養氣進步非因願學乃能知言養氣也



班乎二節

自有生民以來承上夸尹說來言不獨夸尹自有生民以來之  
聖人未有如孔子也非是說凡民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即能朝諸侯有天下則卿相不足道矣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即得天下有不為所為必求慊于心而直養無害  
也從古聖人震世功業都從此心出自反而縮守約之大勇千古  
列聖所同同此則正異此則邪 郝京山

兩截當以下截為重三代而下亦有無德而專尚詐方行不義  
殺不辜以得天下者矣故但朝諸侯有天下猶未足以深觀聖  
人

兩皆字當提孔子作主言不但綏來動和之化即頑廉懦立之風  
堯舜君民之志亦不限于方隅又不但浮雲富貴之心即遜國遠  
逃之節一介不取之操亦不急于功名 體註

德之盛以全體言故曰根本心之正以一節言故曰節目

敢問節

知聖人一層皆足以知又一層聖人而非有知之者為之論述  
是一時有聖人萬世無聖人也知聖人而非多有其人相與互  
証世且疑為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之公言也

以予節

成一時之勳業有限開萬世之道學無窮 胡五峯



達而在上以是道建事功窮而在下以是道明學術事功在于一時學術傳于萬世也位之所在以是道為天下之公道之所在以是道為後世之傳公之者有限傳之者無窮也堯舜開道統之傳而夫子衍道統之流堯舜帝唐虞之天下而夫子成萬世之唐虞先孔子而聖者非得孔子則唐虞之先不復衍矣後孔子而聖者非得孔子則堯舜之學弗復知矣

董中峯

堯舜可一時而二孔子不可一時而二也所謂賢于堯舜者即此可以觀之矣且孔子不特春秋之世不容有二而已從是以後更數千歲六經四子書苟未澌滅亦不得生如孔子其人蓋猶一刹不容有二佛也

焦廣期

以二帝之神靈何難悉為創建而其實前民利用皆羲農黃帝之世所積而遺焉者也至若夫子黜三墳而刪五典悠然如見堯舜焉而前此千百年之天下直如一日也則孰遺之乎以二帝之神聖何難特起經綸而其實平地成天皆夏后殷周之祖所交而贊之者也至若夫子本一中以定六藝斷然必法堯舜焉而後此億萬年之天下亦如一日也則誰贊之乎

儲中子

見其節

生民未有不重百王賴之以傳謂夫子斟酌其禮刪定其樂有以垂法萬世不但如前王之德政僅行一時而已

吳因之

夫子未嘗制禮作樂何以見其盛於日王蓋斟酌禮樂之準以垂



憲萬世便是德政之過人處

百王政德已遠故要從禮樂上看出來若孔子之德則子貢親見

之何必要從禮樂看出虛齋說非也

任翼聖

等百世之玉莫之能違子貢之言疑于自夸一說夫子見人之

禮而知其政聞人之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

有能逃夫子之見者此子貢所以知其為生民以來未有也說

似較穩

豈惟節

性命闡未發之精文章昭未洩之賁有三皇讓道五帝讓德三王讓功者矣時中開不傳之秘神化協未定之天豈惟夸失其清尹

夫其任惠失其和而已哉自古聖人皆泰山河海也而至吾夫子

則泰山加高而河海益深也自古聖人皆麒麟鳳凰也而一生夫

子則麒麟非靈而鳳凰非瑞也

胡思泉

聖人之異于民也猶之麒麟之于走獸鳳凰之于飛鳥也而孔子

之異于聖人也猶之乎聖人之于民也而麒麟鳳凰有不足況其

靈奇者矣聖人之異于民也猶之泰山之于邱垤河海之于行潦

也而孔子之異于聖人也猶之乎聖人之于民也而太山河海有

不足喻其高深者矣

徐念祖

出類以竝生言拔萃以竝處言拔萃是形容出類意不是兩平語出類云者同得理以為性而獨能盡性同得氣以為形而獨能踐



形也拔萃云者在一鄉則高乎一鄉在一國則高乎一國在天下則高乎天下也

四書脉

非聖人不能出類願使兩聖相值而彼一出類此一出類則又相與類矣未聞有出類之中而更有出乎其類者也惟聖人出類而始拔萃願使兩聖相值而彼亦拔萃此亦拔萃則又相與萃矣未聞于拔萃之中而更有拔乎其萃者也

徐念祖

同乎出則出類者亦其類也而孔子更出于出類之類同乎拔則拔萃者亦其萃也而孔子更拔于拔萃之萃

盛莫盛于出聖之類自其竝生而言則天縱之聖也聖人中誰復有如其天縱者盛莫盛于拔聖之萃自其羣聚而論則大成之聖

也聖人中誰復有如其大成者

汪靈川

上二節一言孔子之異于帝一言孔子之異于王此節泛言聖人則所該尤廣

以力章

就其迹而觀則煦煦之政易為仁也赫赫之威易為服也視王道較為易及而就其實而觀則仁必由心斯為王仁也服必由心斯為王民也視伯功不啻甚遠矣

陶石蕡

以方節

霸伯音相近義不同古亦有通用者齊桓晉文天子皆命之為方伯此伯字乃周官所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無可貶其心之詭譎



以力自雄謂霸此章以力假仁者霸是也

張惕菴

德字該得潤在此章則注下誠字便是

王者之心不忍人之心也是即所謂德王者之政不忍人之政也是即所謂仁 本其心之德行其政之仁由其政之仁發其心之德則取諸其懷從欲以治又何所于假也

王字是從後論定之詞以德者并未嘗有王字在其意中

周自王季伐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岐遷豐其國已跨三四百里之地何止百里孟子此言特以証王之不待大耳

日知錄

### 服人節

兩服人俱指列國諸侯言混涉百姓者誤

一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只為力不贖之故伯者所以必有  
大國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王者  
所以不待大也此即是上節之意說本蒙引

吾以勢禁而天下亦歎于勢之不格而歸我中則離矣豈若德化  
潛通有深入斯人之心志而自不能離乎吾以權馭而天下亦惕  
于權之不敵而從我究則携矣豈若至仁鼓舞有直出于人心之  
愛戴而自不可携乎上不能屈其力而屈其心非有所以約束之  
而兩相固結下亦見其德而不見其力若有所以維繫之而心相  
流通 陶石蕢

人雖善匿不能易愁苦之志為歡娛天下有不悅權謀之伯術



未有不悅凱弟之王德何也其中心然也人即善藏不能飾自然之情為勉強天下有不服甲兵之震疊未有不仁義之涵濡何也其誠服然也無服人之力至孔子止矣而人服之如此何也則以孔子之德王者之德也王者有孔子之德而服人反不如七十子有是理哉

重一誠字蓋德之及人本自致其誠于不容已故人之服德亦動其誠于不自知

以德行仁至孔子而極力之不大亦至孔子而極此句是形容語要緊跟上句一氣說呂氏

中心悅句與非心服也句對如孔子句與力不贍也句對孔子是

全無力者若認做插入比方便于語句不分曉任翼聖

周發祥于西易繫西郊楚稱西土至商奄克宅而事乃漸及于東也故云自西自東周基化于南周南分左召南分右至孟津觀兵而風已漸馳于北也故云自南自北屠粹忠

自字就鎬京言西至微盧彭濮東至蒲姑商奄南至越裳北至肅慎陸麟度

全舉之者示無外也遮言之者先王迹也顧瑞屏

武王征誅一事迹涉于力久為當日藉口引詩之思服正折倒五伯病根廣炬訂

提出思字正見東西南北雖身不能至思則無有勿至也雖俗



不盡同思則無有勿同也

孔子以聖人師天下者也而七十子之服不藉權位武王以聖人君天下者也而東西南北之服不恃力征以德服人其效亦可賸矣周介生

此之謂也繳以德服人不指服孔子呂氏

仁則節

此亦只是為下等人言若上等人他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朱子

如惡節

此節言強仁之事一句進一句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方見貴德尊士不是虛名國家閒暇明其政刑方見在位在職不是虛貴及是

時內方見君臣上下唯日不足之意頂針講下方見強仁錢吉士

賢者統其綱能者條其目任翼聖

賢以清政刑之本能以辨政刑之實集解

謂之賢能自不苟安于閒暇及字是責成人主雖有賢能無救主心之閒暇也時惟閒暇則必有以政尚無為刑措不用之說進者故說個及字

詩云節

鴟鴞詩蓋作于居東之時非作于東征之後尚書蔡傳甚明是時管蔡流言武庚禾叛故云未陰雨

人之言綢繆也在動勦多故之秋而詩之言綢繆也在清奪無傲



之日則人識者而詩誠微也人之言無侮也曰天祐國家之福而詩之言無侮也曰人謀幹旋之功則人見形而詩見幾也成王讀是詩而知悟則無逸立政之道也謂八百年之宏規可也世主讀是詩而知悟則惜時保業之道也謂千萬世之龜鑒可也許鍾斗鳥之巢在民居之上故曰下民存疑

或之者疑之也侮不侮未可知之詞也周公當未陰雨之時而懸揣之故其詞疑孔子當陰雨之時而深信之故其詞決戴潛虛

知陰雨之在天人君當畏天知侮予之在民人君當敬民天民二字是詩詞內眼目而民字尤重天之道遠人之道邇天之聽高民之聽卑也

國家之患備之于外而或伏其內備之于內而或生于外故侮之之人與侮之之事皆未可逆觀也然禍亂之作必因瑕釁而乘之故古之人第盡其治之所當然而不必過為無窮之慮所謂本強而精神折衝者道固然也國家之治有能者則一日畢張無能者則萬端竝起故侮之之人與治之之人又畸為衰旺者也夫政教之失常因怠忽而開之故古之人雖當國家之無釁而常若一朝大命之傾誠知防潰而奸邪皆出者道固然也方望溪能治二句亦孔子語能治之者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也說約

今國三節

上閒暇與此閒暇氣象自不同然總是大國之侵凌未至脉絡從



惡辱二字來時說謂上閒暇是已治已安脫却如惡之脉縷矣  
般是游田樂是食色音樂與政刑對总是事幾廢弛傲是放肆無  
忌則不尊賢貴士而修明政刑可知總之皆縱欲也 安指閒暇  
偷指及時諺所謂偷得一日自得一日也虛齋以縱欲為般樂偷  
安為怠敖忍非 任翼聖

尊賢章

此章逐節須看悅字願字又須知人心自然悅願非有意欣動  
人心方是王政 喫緊全在信能行此五者一句  
願立猶未之立也願藏猶未之藏也願出願畊則猶未之出未之  
畊也願為之氓則猶未為之氓也然而悅而願者如此其故何哉仁義

之澤深而招徠之勢異也是在能行之者 陳溯潢

尊賢節

食蔬衣敝之徒一旦而禮絕臣寮者誠資其朝夕之誨而置諸朝  
以為表也故賢宜尊情勢隔之儔一旦而任同指臂者誠宜其左  
右之力而布諸朝以為翼也故能宜使 儲中子  
挾不世之姿而欲與人主爭揖讓則其品甚高故爵祿不如文貌  
也乘千載之會而起為國家謀治安則其才甚偉故羈縻不如委  
任也 高俔

尊賢二句似複然尊使屬我在位屬彼何複之有 廣炬詞  
士為庶民之首故首節先言士將士字抬高下四節俱已包舉



天下之士其畏天命而憫人窮本無時或釋于志而有可以胥  
匡以生者焉則思所以承弼厥辟者勃然自不容已而非徒感  
知已也其樂則行而憂則違原靜聽夫時會之至而有一尊德  
樂道者出焉則思所以與之大有為者殷然自不忍舍而非但  
急功名也

此節當重在賢字能字俊傑字蓋舉任得人方能犁然有當于  
士之心此士之所以悅而願立其朝也若只在尊使在位上  
著眼縱說得淋漓感慨牢落英雄之術至漢高唐太而止耳

市廛節

周禮園廛二十而一園指空地廛卽市廛也 市宅官爲之故

有廛稅

市字微讀廛本是死字此節却作活字用蓋取其稅也下節廛字  
是死字 林次崖

市是國中最後一區乃商賈所居廛是他賦二十而一其賦原甚  
輕征則又稅其貨矣法若分地辨物成價結信禁靡禁覬禁偽之  
類法與廛原是不可少的不廛却是法外之恩或商賈不通百物  
不至則用此以招之 任翼聖

廛而不征爲逐末多者言也抑末也廛而征是因末而非抑末  
也法而不廛爲逐末少者計也通市也法而廛是阻市而非通  
市也



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衆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屢而不征已衰則法而不屢王半山註多少字以商言不以貨物言半山說是

關譏節

關本爲譏察異言異服及逃亡詐偽之人而設而周禮司關言掌其治禁與其征屢似未嘗無征也蓋貨至關必有積貯之處俟察其當禁與否而後行亦收其積貯之屢稅所謂征屢也任翼聖貨之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可也貨之出于關者貨則誰任受舉而人則誰任受罰也田從典

周禮司關有舉貨罰人之法臧文仲廢六關而仲尼非之蓋關

征所以禁未游在後世亦不能廢但不當橫征耳

畊者二節

上文兩屢字指屢稅言此節一屢字指屢居言上是市屢此是民屢市屢以處商賈乃王宮後一區所謂前朝後市是也民屢以處百工乃遠方來歸之民此在國都內左右三區者蓋國中居室亦如井田之法畫爲九區王宮居中前爲朝後爲市左右各三區居民雜處其間此屢字例照上文畊字市字只當作寔字看不當作活字看仇滄柱

一夫百畝餘夫二十五畝授田而不治命曰遊民游民者罰夫之征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有宅而不毛是爲曠土曠土者罰里之布



若吾民而既在屨矣，搯一金之微，覲什一之獲，以供八口之需，方自傷衣食之艱，而奈何責之曰：爾何不蠶也？爾何不耕也？且天下之民之去而來歸也，其身無父母妻子之樂，而有飢餒凍寒之苦，故曰：氓也。方其皇皇而授一屨，寔未有分田之托，而亦責之曰：爾何不蠶也？爾何不耕也？則是欲使通都大市之地，而盡為桑柘之場也。則是欲驅搯奇贏，權子母之徒，而盡為荷鋤執耒也。則是欲使為公子裳，不出女紅之手，而築場納稼，不在田家作苦也。夫豈所以來天下之氓，而其弊究使國中之屨，閭其無人，而聞而裹足望而却走者，遍天下也。夫豈所謂尊賢敬士，愛農惠商之朝也哉？

吳道凝

閭師謂凡無職事者出夫布，載師謂宅不毛者有里布。夫布即後世口率之稅，里布即後世門攤之稅，布乃泉布之布，即錢也。王方麓

先王慮游食之民不畊，不商，情其手足以不生也。故閭師之法曰：凡民無職者出夫布，又慮世祿之家為臺為沼，奪民之業，使無以生生也。故載師之法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是二法也。重以懲之，使民知畏，知畏則無遊民，無遊民則原無夫布。厚以董之，使臣知戒，知戒則無曠土，無曠土則原無里布。是先王但有重法之名，初無厚取之實也。彼屨者何為者也？問其人則牽車而至，負擔方弛，豈有遺方而曰：爾民無職，與問其車則湫隘之區，闔闔所接，豈有隙地而曰：爾宅不毛與？鄭註曰：布泉也。夫之布是一項里之



布是一項朱子曰夫布之罰輕是爲小民游手好閒不務稼穡里布之罰重是爲世家爲亭臺池沼佔却民田其說甚明今註前半存趙岐註後半存孫奭疏止據載師而閭師未及或欲人舉一反三耳而時下誤認夫字一項里之布一項且誤認夫是力役之征布是布縷之征謬之謬矣

任翼聖

廛人掌斂紵布緇布質布罰布廛市入于泉府斂布是商賈之廛稅卽第二節廛字廛布是民居之廛稅卽此節廛字廛既有稅矣又征其夫布里布是一人而三征也豈復有願受一廛而爲氓者哉氓字從亡從民乃自他國流亡而至之民未及受田里故暫居此廛若旣受田則有五畝之宅矣此氓與百工寔未受田非可耕而不耕廛實無隙地非可乘而不乘安得以游民曠土之罰罰之在翼聖

信能節

昔者桀之于湯常率遏衆力矣而不免于造攻之誅紂之于武常率旅若林矣而反至于攻後之北何爲乎誠無解于其父母子弟之情也

張曉樓

對民而言則曰父母對天而言則曰吏民之父母天之吏也

集解

好生天之心故心不私則天服其德擇德之大而昇以天下之權又何疑于兵革之不試動直天之道故道無禦則天許其才擇才之武而與以天下之威又何疑乎聲靈之咸喻

王邁人



二吏二字從古未有下得極奇

在翼聖

天吏逸德烈于猛火見夏書盾征古亦有此名矣

人皆節

天地造化無他作為惟以生物為事觀夫春夏秋冬往古來今生意周流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心于此可見萬物從天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況人為最靈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真

山

忍人則人與人淡然遭不忍人則人與人肫然結有不忍亦或有所忍則心與心判然別皆有不忍而無或一忍則心與心坦然同趙若愚

不忍之心物亦有之而况在人人之于物亦有之而况人之于人

不忍二字有两解以忍為殘忍而以不忍為不欲殘忍者陳新安說也以忍為忍耐而以不忍為忍不住慈愛者饒雙峯說也下文怵惕惻隱主不能忍耐邊說而不欲殘忍之意包在其中

先王節

有行其政而無其心者任法之過嘗足以禍生民故必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亦有有其心而政不行者姁嫗之仁實不能及一物故必去小忠小惠之名而後可以布大德

劉稚川

心苟不致之于政則離政言心者無政一如無心政苟不本之



于心則離心言政者無心曷以有政 不忍人之失于養也而謀所以行之于是乎有井田之政不忍人之昧于教也而謀所以行之于是乎有學校之政斯有者一有全有不暇展拓自然便有不假造作

斯字對後擴充聖人無私一滾出來自然充滿不消擴得其餘便全靠擴的工夫 任翼聖

不忍人之心自然不忍人之政即因其自然者行之不忍人之心同然不忍人之政即因其同然者行之 張慶源

以不忍之心二句斷指先王言若概涉後人則後面可不必特提今人矣 仇滄柱

不重先王只要顯出人與先王一般耳 廣炬訂

所以節

倉猝之間無安排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 真西山

前乎此者方寸之中為厚為薄總不可問而當其乍見忽易其胥戕胥虐之心為萬物一體之心後乎此者神明之地從善從惡究不可知而當其乍見盡去其爾詐爾虞之心為吉凶同患之心 儲文

人之心有善而無惡善其本然惡其繼起者也故最初之心無有不善孟子于終身則言赤子之心于一日則言平旦之心于一念則言乍見之心皆指其最初者言之于此可見人心之真 周聘侯



怵惕驚動也由乍見來惻隱傷痛也正是不可須重惻隱上故下

文只言惻隱

汪靈川

仁字原包得義禮智故一端纔動卽四端都動

任翼聖

分言之則于非內交便見羞惡于非要譽便見辭讓于非惡聲便

見是非合言之則無許多機詐卽羞惡無許多奔競卽辭讓無許

多曖昧卽是非故下便一滾說去

郝京山

由是節

不言信者信之于五常猶土之于五行也五行非土不立而土無

定位五常非信不有而信非一端蓋土貫四方之中而信在四端

之中也

程子

四個非人也扣定人字歷歷推排切切指摘

蔣東委

上節証其皆有此節決其必有下節原其所以必有

汪靈川

惻隱節

天命之真不擇人而賦人心之理不擇地而形故由吾一端之萌

而此際之循環乎中者不啻四端之畢集由吾四端之發而此中

之觸類而長者宛乎萬善之交通

王巳山

仁爲惻隱之全體而惻隱卽仁之端義爲羞惡之全體而羞惡

卽義之端禮爲辭讓之全體而辭讓卽禮之端智爲是非之全

體而是非卽智之端而仁又爲四端之全體四端摠皆仁之端

著個端字爲充字生根

任翼聖



前此之已存是心與後此之長存是心不能必然不可謂無其端無不可謂非仁義禮智之端矣

義禮智俱根仁說纔合章旨 宋羽皇

說一端字所謂火然泉達足以保四海之全用俱在此正宜說得廣大

人之節

說個端字正見不可過者惟端不可恃者亦惟端緊照末節兩始字 汪靈川

仁義禮智之心莫非不忍之心也是心也當物之無所感于我也四端之用歛而為無其中之所渾涵而退藏者乃人之真性也未

有人而無是性者也當我之有所應于物也四端之用顯而為有其外之所發見而流行者乃人之真情也未有人而無是情者也 顧允成

兼未發疏有字合周子靜無而動有透張子心統性情之義 何義門 比之四體有缺一不可之意 張侗初

凡有節

伊川常說如今人說力行是淺近事惟知為上知最為緊要不能擴充者正為不知只是冷過了 朱子

知字便攝能字始字便攝足字 馬君常

萬物莫不聽命于始天者人之始也心者體之始也不忍若羞惡



辭讓是非之始也而端者又仁義禮智之始也要以從其用而究

姜思睿

竟焉則又摠以知充為始  
人有不知而不能擴充者有知之而不能擴充者此處上文已把  
有是四端層層叫醒知字不須另作一層故註只帶擴充上一  
說下去 任翼聖

皆字內有各就一端而充極其量有即就一端而并充四者之量  
二意註即此推廣釋擴字是下手處充其本然之量釋充字是究  
竟處中間著個而字正有無數層遍處在 任翼聖

石竹林

孟子此言是欲人因擊之火而悟火在石中不擊亦有  
始然便是火之端始達便是泉之端惻隱羞惡便是仁義之端 朱子

火然二句只喻箇端字見尚在明滅通塞間正見不可不充意方

廣炬訂

與下能充無碍若將始然始達說得太盛便碍下文  
擴是從這裏推將出去到得充已是填滿了 胡敬齋

上充字粘知字說是方知去充下充字粘能字說是真能恊地  
充

此章為人君言不足以事父母對上保四海言不能行不忍人之  
政則生民日困將不能承守先業非謂凡人之事父母也六國滅  
于秦秦之子孫滅于羣雄無炊火焉此之謂不足以事父母 張惕菴

矢人章

擇術莫如為仁為仁決當由已一章大旨在此二語 容合註



矢人二節

上節借擇術引起下節擇處術字淺處字深術是身所經處是身所止技藝之術尚不可不擇况人君所處可不擇乎陳新安謂引孔子言擇里証擇術者謬也 任翼聖

治術不慎則其心不顧害天下學術不慎則其心不顧害後世 浦氏

夫仁命于天而受于人者也命于天者不僅一仁而仁獨居其先受于人者亦不止一仁而仁獨得其全

本是不仁却曰焉得智曰是不智也不專言其不仁而斥言其不智聖賢之言儘可三思蓋能擇然後問其仁不仁彼尙未知仁何暇遽論仁耶 尊安正與人役相反曰仁役則不尊不安

甚矣

不知從上擇字來當時人君溺于利欲擇來擇去只在利上他意中也有所為尊爵胡秦楚是也有所為安宅辟土地是也越弄越昏殊不知我自有尊爵自有安宅何以一昏至此只為溺于利欲而然故直以不智斷之下節不仁不智承此直下岱雲謂上節不仁由于不智下節不仁而益以不智與註以不仁故不智故字不合誤也 任翼聖

不仁節

仁為萬善之統其明白處便是智歛抑處便是禮裁度處便是義利令智昏則他必縱恣無節顛倒失宜無禮無義又從他昏處來



人役不单是小國受命大國即强大亦終必為人役如楚以六千里而為仇人役其為役處從理來不從勢來 弓人矢人即不仁之名目故以為人役之譬 在翼聖

至為人役則失仁之至尊而為人之所卑失仁之至安而為人之所危

如耻節

岱雲言既無禮義則宜失其羞惡之心而猶恥為役蓋無則俱無者人欲之橫流無之而不盡絕者固有之良心愚謂此耻亦從人欲上來不從天理上出如梁王耻喪敗便想去興兵報怨豈是良

心但辟之病者知點痛癢便是生氣未盡便猶可譬孟子每就人欲中撥入天理有旋轉神妙處 在翼聖

仁者緊頂為仁乃告以强仁之事不是說仁的人勝已者喻强大正已者喻自修 在翼聖

子路節

有喜聞過的肺腸始可窺同善境界一點係戀不化正是聖凡隔絕處故從子路說起 宋羽皇

驕者惡人議已吝者不能從人子路能克驕吝者也 張南軒

開益之來至微賤之途而遂絕而子路以正大通之踴躍之氣至忌諱之事而亦阻而子路以果敢助之 人告之以有過而喜則



未告之以有過必先有能喜者矣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而非告之

羅文止

以有過必將有不喜者矣  
人必真知子路之過而後子路喜蓋能道人過者必直人也子路

必真知已之過而後于告者喜惟知過故喜告也此羅文止議論

陸孔昭

極好 過字要切子路身分  
須看有字子路勇于自治時時檢點常恐過不及知告以有過乃

自己不覺其有而有之者從他自己搜尋不到處見得自然喜出

望外則字精神十分躍然

周聘侯

禹聞善節  
設旌以來之又從而降體以受之蓋不獨昌言之拜一見于臯陶

而言苟益于吾身即帝庭之傳不欽于此矣懸鐸以招之又從而  
俯躬以納之蓋不獨還兵之拜一見于伯益而言苟裨于世道即

董次白

天錫之疇不尊于此矣  
凡有裨于身心有利于國家即一言亦聞而即拜則重者大者

可知

子路或有過禹無過也聞善言則拜并不待其告我也視子路已

大矣 任翼聖

下文說舜已未善而舍以從人不知其善之在已則不同由之  
未能忘已矣人有善而取之于已亦不知善之在人則不同禹  
之未能忘人也



大舜節

禹聞善言則拜猶著意做舜與人同是自然氣象

朱子

大舜有大是較子路與禹為大非貶禹與子路也

徐為儀

禹與子路固大舜之所為又有大焉此章只借三人發蓋之無

窮不是三人贊也若將聖賢低昂結扭便失之千里

子路之喜猶見不善之在己未能忘己禹之拜猶見善之在人未

能忘人

直解

大抵由禹樂善與舜樂善亦無甚異但由禹多了人已一層意見

大舜全抹倒這意見此便是大小之別

吳因之

舜以為善者木天下之濕物故公之而不私統之而不外究竟非

舜之能公之能統之蓋善之量自如其浩蕩焉耳

黃陶菴

與人同善則善自人出善與人同則善自舜出矣是以舍與取俱

不出此

廣炬訂

所謂善與人同者非能取己之善以與之人也又非以我之善較

量于人之善不善而有所勉强矯拂于其間也亦惟曰舍己從人

樂取于人以為善耳人惟己見之未化則彼此互形頓成睽隔矣

故必我忘其己斯人忘其人而人之與己均鼓舞于一善之中人

惟樂意之未深則中懷淡漠殊覺少味矣故必己不知舍并人不

知取而舍之與取自同歸于一樂之內此之謂善與人同而已

英

姜宸



以已視人容有異也以善視人何所異乎卽以已之善視人之  
善容有異也以善視善何所異乎 其同也非以已同之也以  
其猶有已之見也舜惟舍已從人而已矣斯無我之至矣又非  
於人求同也以其猶有人之見也舜惟樂取于人以為善而已  
矣斯大公之至矣

舜豈有未善舜自見為未善此句在無所繫吝上見其同人豈有  
善于舜者亦舜自見其善耳此句在不待勉強上見其同 下句  
所該更廣則說下句自包得上句故下只承取于人說去或問本  
一事而交互言之謂總是一個與人同特以不知善之在已在人互  
見耳 任翼聖

舍已從人不知善之在已也樂取諸人以為善并不知善之在  
人也以天下之善還諸天下故曰大

### 自畊節

觀其居深山中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則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  
及其格于文祖則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則其自始至  
終無一毫之私一息之間可知所謂自畊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  
取于人者豈虛語哉 朱子

書蔡傳引山海經澤中有雷神龍身人頭鼓其腹則雷因名夏澤  
曰雷夏以實之豈非語怪之尤者至明萬歷間李之藻言澤底有  
巉石深壑冬至前水吸而入如巨雷鳴故名雷澤其怪始息 閣百詩



四書精義卷之二  
文有側重為帝亦好蓋天子舍己尤難正見他樂處

取諸節

人情愛己之善與愛人之善原自有殊乃取諸人而幾為鼓舞  
幾為歡欣夫且忘其為局外矣而躬親者反淡然置之吾知必無  
是情也人情以己之慕因致人之慕心原無異誠取諸人而日為  
摹擬日為則倣夫且旁觀為欣動矣而自出者反恬然安之吾知  
必無是理也 丘壽

味一是字原是孟子推論非取人本意也時文粘說大非 韓求仲

舜非有心于助人為善也舜取諸人舜忘乎人舜與諸人人忘乎  
舜人已兩忘方見大聖人成已成物之妙 王學舒

天生聖人非為一聖人之故與人為善非聖人之志實天地生聖  
人之心也

天下有善的以見取為榮自然益勵于善天下有未善的以不見  
取為耻也都勉而為善是乃助人之為善者也 直解

或取其一事之善而彼勉而至于全或取其一言之善而彼實而  
行諸事皆取之之所助也玩註似只指取善一邊說而不善者見  
善者之取亦勸于善又是進一層意但看註天下之人皆勸于善  
句所包自廣 汪靈川

始而樂取諸人舜忘人也終而與人為善則人亦相忘于舜矣人已  
兩忘樂之至也同之極也故曰莫大 吳因之



前有大焉之大屬取人此大字屬成人顧麟士

子路也取諸人禹也取諸人特其取視舜為小耳既有所取即有所與未嘗謂舜與人為善子路禹不能也特取處分大小則與處亦分大小然無彼此之間則皆大也看總註則末節斷總結三人任翼聖

總註云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別故其在人者有以裕于已在已者有以及于人自兼三聖賢言之但與人為善四字承舜說來大字應上大字結句仍當以舜為主由禹亦該在內耳

伯夸節

夸不但去其鄉且去其天下而逸于首陽空山清絕之地既杳然無鄉人之踪窮餓自言之時猶肅然有正冠之狀此所以清風高節百世為師也鄭鄭

書言民墜塗炭孔傳若陷泥墜火邱月林云坐于塗恐其汚坐于炭恐其焚說本書

鄉人之名亦何所底止乎苟其身不法于天下不傳于後世則猶未勉為鄉人也然則弁冕俾收世之所謂王公貴人亦夸之所謂鄉人也當其時飛廉崇虎之儔既以避紂之故而不能同其濁孟津八百之國又以周粟之故而不忍同其清又何怪諸侯之善其辭命而至者哉艾千子



四書章句  
卷三  
三  
搃之有夸而天下非惡人則鄉之人也誰復能以一毫至于我有  
夸之惡而其心非去惡人則去鄉之人也又誰復能以一毫受諸  
人爾文止

不但非其君不仕竝不立于朝非但其友不友竝不與之言鄉  
人非惡矣在伯夸思之猶不肯稍有遷就諸侯又高于鄉人矣辭  
命善非冠不正矣亦不屑就逐一繪一隘字張惕菴

### 柳下節

雖袒裼裸程于我側分明是不將人做人看了朱子

此兩節爲隘與不恭立案非其君二句是夸寔事不立于惡人云  
云是夸惡惡之心推惡惡云云是由夸之心推到極處是故以下

原打轉第一層諸侯卽善辭令總之非其君友不受卽不事不友  
也不羞四句是惠實事遣佚數句是惠之心雖袒裼云云推到極  
處故字原打轉第一層與之偕卽不差不惡不自失卽必以其道  
只玩是故及故字文法自明任翼聖

叙夸從重以及輕一步緊一步見得惡之至總畫出隘字叙惠從  
大以及小一節寬一節見他玩之盡總畫出不恭字汪靈川

### 不由節

夸隘惠不恭不必言效之而不至者其弊乃如此只二子所爲已  
有此弊矣朱子

天猶不能却衆庶之儔而使之竝覆而夸必欲却之町畦之外是



夸之量未能與天同大也地猶不能絕含生之彙而付之並藏而

夸必欲絕之于城府之外是夸之量未能與地同溥也

李叔元

柳下只為爾焉能浼方可不恭非滑稽也滑稽與不恭毫釐千里方孟旋

不肯至誠惻怛提撕警覺當世便是不恭

何義門

隘不恭非夸惠全身就清和偏處推極如此孟子既稱為百世師又恐學者以隘不恭為聖之所以清和故特發此論非故摘夸惠

短處也

方望溪

時而清時而和則清不至于隘偏于清則隘矣時而和時而清則和不至于不恭偏於和則不恭矣

望古人而不可見悲歌寂歷之鄉名教甚寬尺寸之自維何苦薄

今人而姑與遊泛逐市朝之地哲頑莫辨人物之相去幾希

儲中子

此與百世之師章意旨不同蓋薑桂大黃雖可伐疾究非調養中和之劑彼取其有救世之功此去其偏勝之害故不同也

周聘侯

只隘與不恭不可由非夸惠不可由蓋學夸惠者能去偏以求

全則不必隘而原可至于夸不必不恭而自可同于惠而且

有

時絕不類夸而乃如夸絕不類惠而乃如惠泯乎溢與不恭之迹而又何夸惠之不可由哉



朝雖不勝亦而... 全世... 人而故... 古人而...

四書勸學錄

古岡謝廷龍臥雲輯

天時卷四

天時章

世之所謂人和者脅制之而已要結之而已非中心悅而誠服也  
非王道也孟子所謂人和蓋以得王道為人和之本 張慶源

列國分爭以來節制莫如桓文簡切莫如孫吳大邪以人和之  
術得之獨是所謂人和者 其道正自有辨同甘苦共起臥籌餉  
恤家投袂挾纊當世所謂人和者不  
過如此非所謂得道也得道者井  
田以固其氣學校以養其心仁義  
域民威加天下者其道不出于此此之謂戰勝于朝廷也得道



四書觀學錄 卷四  
是上與下和多助是下與上和

天時節

此大概以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生丙丁火便是木王而火相金到這裏衰所以孤水為母木為子子實則母虛水到此所以虛時日方所二者一般

僂雙峯

五行東春甲乙寅卯木南夏丙丁巳午火夏季中央戊己辰戌丑未土西秋庚辛申酉金北冬壬癸亥子水循環相生當令王所生相生我者虛我尅者孤又以六甲旬前二辰為孤孤所對為虛日如是方亦如是四面攻圍必有一方曠日持久豈無一日

任翼聖

大公兵法皆孤擊虛萬人無餘其法在子時東孤西虛一可敵七

丑時南孤北虛以一敵三餘皆倣此指方向說甚荒唐又有以主將之生命配時日旺相者又有遁甲之說貴人登天門之日可以決勝三奇入墓不利出師又有卽今時憲書上就建除等字選擇執日宜擒賊破日宜攻城亦本淮南子後二說稍近之文獻通考兵家書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其書有九十三家一百七部無旺相孤虛之說旺相孤虛屬五行家託名黃帝力牧班固藝文志序謂之小數擇時日談祿命者所用非將畧兵機也

張惕菴

天時如牧野之戰俟天休而遂興鄴陵之師犯天忌而果敗歲在析木史趙決陳國之復出謫見南方蔡墨知郢都之不守得歲而被伐勾吳所以受殃非時而舉兵南方為之不兢此天時之可信



四書觀身錄 卷四  
者也然湯以乙卯興而桀以乙卯滅武以甲子勝而紂以甲子亡  
天時果足恃乎地利如楚之方城漢水晉之景霍汾河齊之清河  
渤海秦之左崤右龜皆稱雄于天下若偃王陸地而朝率危其國  
虞公棄險資敵遂喪其邦此地利之不可少也然崇墉雖云屹若  
不足當西伯之師虎牢亦號岩疆不能禁諸侯之戍彼莒人恃汪壘  
固宜潰于庚申乃偃陽甚堅何以滅于甲午地利果足恃乎汪壘  
天時之所恃以為勝者能行于天時之所及而不能行于天時之  
所不及地道之所恃以為勝者能行于地道之所能而不可行于  
地道之所不能是皆非全勝之道也是皆非兵家之要術也所謂  
全勝而為兵家之要術者何道也不恃乎天時不恃乎地利而能

濟天時之所不及助地利之所不能者人和是也 民心之未和  
也雖有天時不可以義勝也雖有地利不可以常勝也其或至全  
勝者不過幸而已矣民心之既和也天時亦無所容其力也地利  
亦無所用其威也其師始無敵于天下矣 周萊峰

### 三里節

要害之所不在地雖改闢其強易弱也要害之所在國雖褊小其  
弱易強也 孫樓

三里七里雖言其小却須說著要害方切地利 韓求仲

左傳疏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禮尚降殺則三里之城子男城  
也尚書大傳則謂古者七十里之國三里之城可觀於周禮典



命疏又謂天子城方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宜七里子男宜五里三里之城或伯或子男未有定論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攻不勝此中便人和在李岱雲

周禮春官饔人九曰饔環鄭註環謂饔可致師否也則此環而攻之之環即周禮饔環之環環而攻之謂筮而攻之也攻之則筮吉故曰必有得天時者矣曩會于曹月川語錄中得此說嘆為確解集註以環為四面攻圍則環攻與得天時不甚融洽故須以曠日遲久四字添補聯綴之不如此說之直截而有根據也周理衷

城非節

兵革米粟皆出于地利晁錯籌邊策云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可見兵革出于地利也枚乘諫吳王濞云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可見米粟出于地利也存疑

上節就攻上說此節就守上說蒙引

城高池深則彼所恃者不獨以山川之險也兵革堅利米粟多則彼所恃者又不獨以城池之修也若是則亦足以盡地利之說矣然而君以為高城深池民以為築怨築愁也君以為堅甲利兵民以為塗膏爨血也君以為粒米糧戾民以為頭會箕歛也則地利之說有時而屈何也彼惟有委而去之而已矣艾千子

故曰二節

張惕菴



碩鼠詩言適彼樂國孔子告樊遲亦謂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則封疆域民是戰國時事從前所未有也然封疆域民身究不能域民心故下文云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不以封疆之界而其民則仍域也諒有以域之者也不以山谿之險而其國則仍固也諒有以固之者也不以兵革之利而于天下則仍威也諒有以威之者也吾因是知天下有道也上之人不敢違道以干譽亦不敢拂道以從欲日平其性情以與百姓相往來得道也上之所以與下和也而道之所及人皆厭其飢渴之欲而又適調其甘苦之節莫不出其手足以爲君上舞蹈助甚多也下之所以與上和也此向所謂不畫之界無形之險不銳之利也直

直可以不談地利而况天時哉 金正希

故曰繫與上接天時且不如地利則不如人和不消再說故只承地利一滾說下 任翼聖

天下之人心順卽天心之所順故人定勝天卽人和之天時也衆志成城卽人和之地利也

助只就本國平日翊戴說順比助又深一層然只是人心悅服未便是身歸也 體註

以天下之所順不是率天下所順之民乃指自家言以我爲天下之所順攻彼親戚之所叛的則戰自必勝矣 張彥陵

朝王章



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一語是孟子在齊大指孟子居賓師之位原與他臣不同其以不召自居正以大有為望王也此便是敬王處 在翼聖

朝王節

孟子朝王則貴貴之義王召孟子則非尊賢之禮矣 朱子 諸侯無越境之理只得以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答陳代如不待其召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 朱子 士之不待君之求而登門自獻豈所以養其君尊德樂道之心而望之以大有為之功可見士之欲君之就見者正欲成就其君處

胡致堂

王不直召而托疾則其不可召王自知之矣即此便見齊王不是處 在翼聖

王偽疾歟非也召臣驕主故態也積蹙不起則王之疾真疾也孟子偽疾歟非也見王千里素心也有懷忽鬱則孟子之疾又真疾也 倪鴻寶

明日節

托疾以召即托疾以辭與暇亡同法既托疾又出弔與取瑟同法 在翼聖

王使節



孟仲子季子趙氏以仲子為孟子之從昆弟非也據孟子譜及三遷志皆云孟子娶由氏生仲子各舉則仲子季子皆孟子之子也

仲子辭越周匝越使孟子本意不明 任翼聖

不得二節

景丑所言是君臣常禮只不可以例賓師輔氏謂丑之說敬君以貌孟子所言敬君以心非也 任翼聖

不敢陳與下文不敢召相對惟下敬上不敢陳故能致上敬下不敢召不敢陳對丑未見所以敬主不敢召對丑見王之敬子富其國強其兵王之欲也而非聖世之事殆有諸臣皆以為是而

予獨以為非者予之心固臯夔稷契之心也急功利喜誇詐齊之俗也而非讓德之風殆有諸臣皆以為可而予獨以為否者予之言竊都俞吁咈之遺也 胡思泉

未見敬王明指不敬却未說出孟子故作不懂與他辨敬堯舜陳王是絕大根本語為下輔世長民及不為管仲埋根在此却似閃文妙 在翼聖

非堯舜二句是言已所學之正欲以此拜獻于王以大有為之君待王以不可召之臣自待責難陳善所謂敬也 張惕菴

本文不曰我必堯舜之道陳于王前而必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正因齊人不知仁義一切富強縱橫之術及聲色



貨利之私皆是悖道而蠱惑其君者非堯舜之道確有所指不  
得蒙混忽過 孟子于王為賓師與君臣之分有異主敬之言  
似不可以例孟子非道不陳見聖賢愛道救世不得已之苦心  
向此入想敬字乃加一倍

景子二節

豈謂是與應非此之謂似從前不懂至此方明忽地嗟呀却奪槩  
竟入 在翼聖

古有富貴仁義而兩相合者此聖賢得志于時者之所為也古有  
富貴仁義而兩相濟者君明臣良相得益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而如其不相合而相耀不相濟而相形則彼我之分明而富仁爵

義之塗判 不禁彼之無言令彼言之無加則富比隆于山海爵  
擬赫于帝天要不能分我仁義千萬一或疑吾之無具乃吾具  
之無形則育萬物者一仁裁萬事者一義自不至望彼富貴之光  
榮 儲中子

爵何以尊乎曰有朝廷則宜然也蓋兩貴不能以相使兩賤不能  
以相事不尊其爵以示之天下之人有日習于陵競而未已者矣  
齒何以尊乎曰有鄉黨則宜然也蓋雖天子亦必有父雖諸侯亦  
必有兄不尊其齒以示之天下之人有漸流于倫外而不知者矣  
德何以尊乎曰有世與民在則宜然也蓋刑名不可以壽世雜霸  
不可以宜民不尊其德以臨之斯世斯民有欲進于治安而無從



者矣

魏方泰

輔世輔字與爵字對見非此爵亦不安長民長字與齒字對見非

此齒亦徒老

在翼聖

世兼開創守成有世必有輔之者民兼待養待教有民必有長之

者

錢吉士

朝廷尊爵鄉黨尊齒若德之尊則無朝廷鄉黨之異爵齒可召

而德不可召故德尤為達尊之至

慢字對敬字景丑謂王敬孟子謂王慢針鋒相激

在翼聖

故將節

道在續緒則臨之以祖宗道在創垂則戴之以孫子我欲為祖宗

謀繼述為孫子謀燕貽而是臣則為祖宗所式憑為孫子所永賴

者也而敢曰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也哉而且事在欽承則鑒之

以上帝事在錫極則環之以萬民我欲為上帝謀參贊為萬民謀

保乂而是臣則能為上帝立心為萬民立命者也而敢曰國有大

事子來為我圖之也哉

在翼聖

大有為之君其勇畧智力不必盡出羣雄而獨其尊體名賢得先

聖賢之意其土地甲兵不必盡雄列國而獨其走迎國士有古豪

傑之風

陳大士

有謀是圖王大道正大有為處不可為下節桓湯兼王霸說下引

桓公止帶照不彛以桓為大有為之君也

張爾升



不召而有謀則就不敢以一而慢二也 如是指有謀則就是

尊德樂道至極處

仁義一也存之即為德發之即為道 在翼聖

故湯節

學是師其德臣是行其道 任翼聖

不但學焉是尊其德樂其道臣之者亦正是尊樂蓋所以得成大  
有為之功者在其君能委任之也不然則是虛尊虛樂不過如晉平  
公之于亥唐而已 焦廣期

註學師之也臣任之也都一時事但分輕重耳後字不必泥非  
學一時臣又一時也

今天節

人臣必有所不敢于其君者而後非道不以陳非禮不以應進退  
之節也人主亦必有所不敢于其臣者而後有貴不之驕有德不  
之慢尊樂之志也 張壽峒

不召之臣其名自君定之而其實則自臣定之後世未嘗無擁篲  
而先驅築宮而受業其君請列弟子之位而所謂不召者特出于  
夸言欺世之徒後世未嘗無蒼生繫其望神明待其身其君不憚  
師保之文而所謂不召者卒歸于處士虛聲之習此無他其不敢  
召者在君其可召者仍在臣也 儲中子

管仲請囚安能自重桓公知尊賢所以重國也且猶不可召重桓



四書章句  
公上 張惕菴

陳臻章

君子于交際之間專貴其意焉餽也有詞君子目之為禮餽也無  
處君子鄙之為貨以禮來則受之以貨取則不受如是而已矣錢  
士

有處無處不決之人而決之已當孟子所處無遠行無戒心齊詭  
為宋之詞曰聞將有遠行詭為薛之詞曰聞戒孟子將受之乎故  
在已則人之詭于已者寡矣已之受詭于人世者亦寡矣陳大士

淮南子云秦以一鎰為一金重一斤滑稽列傳云齊威王使淳  
于髡之趙齎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威王乃益齎黃金千

鎰車馬百駟蓋十倍也此百鎰當為百斤若二千四百兩則過  
于厚矣

薛任姓之國時為齊滅已久此薛君當是齊田文

故為兵餽非薛君語乃孟子敘事之詞說統

未有處全重自家說不重他人蓋小人儘有貨利來交假托名義  
者若即靠他有詞便墮小人之計矣說藜

上文予有遠行予有戒心所謂有處在自家者也不然齊王餽  
金亦未必無辭

未向是說無可貨取之君子不是說人不可以貨去取君子也貨  
取是被貨籠絡之謂汪靈川



兼金之餽猶萬鍾之養耳陳臻見不及此援宋薛以辨是非只就有辭無處上發付他究竟貨取兩字正合無限深心當時諸侯皆以貨取天下士齊王蓋以儀衍之流待孟子者也孟子安得不去哉

平陸章

此章不重齊君臣引過重孟子善為齊之君臣齊之百姓上宋羽皇君奉天命以為國臣奉君命以為都凡為生民計耳違君之命以暴其民則罪在臣違天之命以暴其民則罪不在臣而在君矣蔣之

平陸節

漢東平國有東平陸即田齊世家所云魯敗齊平陸者古為厥國孔子時為魯中都地爾時屬齊為齊之邊邑閻潛邱

註大夫邑宰也冊府元龜云魯謂之宰仲尼為中都宰是也齊謂之大夫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是也楚謂之尹沈尹戌為方城之外縣尹是也亦謂之公葉公諸梁是也

持戟之士蓋為大夫守衛者非指戟士伍亦非行間七國時尚武備多變生于不測而平陸又屬齊邊邑故雖治邑大夫亦日日陳兵自衛此孟子即所見以為喻 伍班次也去之罷去也閻百詩

史記聶政列傳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以証此持戟之士是為大夫守衛者非戟士失伍謂前駟行列不整



四書章句 卷四 三十五  
怠事非逃陣去之謂罷遣之非殺也 周理衷

然則節

民固王之民也受之則子之民矣 任翼聖

今有節

此喻切當不待明說而入耳自悟之矣 蘇老泉

齊之君臣不以齊民當赤子直以齊民當牛羊牛羊一喻痛絕距心始之所得爲者在求而以袖手之心委于救荒之無責則罪在不求距心繼之所得爲者在反而以局內之身托于事權之中制則罪在不反司牧之苦心至于求而已晚然求之而不得則猶可無憾也并其求而不能也其謂之何人臣之盡職至于反而已

窮然反之以俟後人則猶可有爲也并其反而不能也其謂之何鄭振先

視之一念最不忍言者也乃不能牧不能求又不能反是特以視之術爲緩罪之計也

他日節

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見莊公二十八年築鄆傳朱註引之然毛萇詩傳又云下邑曰都則都邑原可通稱先君之廟四字不必拘豈五處皆立宗廟耶

臣知五人則五人之外無一人不失職可知罪惟孔距心則距心之外無一人知罪可知



君委其柄屯其膏聽民自生自瘁于有司之手又且掣有司之手俾不得展布而民于是乎始窮 王躬制民之命孰壅之而澤不下漑王又總有司而制其命孰梗之而使不得上請即令距心持是以問王而王無以應也又令起溝中之瘠還四方流離之子層累而上之以問王而王無以應也 張榜

誦之妙受之者固不可立而視其死矣有之者顧可立而視其死 歟 任翼聖

距心之所不得而為者王得而為之距心之所得而反者王不得而反之故距心之罪可恕王之罪不可恕也距心之罪可辭王之罪不可辭也

宣王三年孟子至齊見王于崇退即至平陸當是孔距心與孟子有舊處于平陸依距心也退而有去志而猶處平陸者一言而齊君臣皆知其罪發棠邑以賑民即在是年是言將行其言為之兆也故孟子留齊

蝼蝻章

蝼蝻為士師守官即其道孟子在賓師之位守道即其官 張惕菴

蝼蝻節

蝼蝻請士師未必為可以言先坐實他使他無轉身處 任翼聖

諫王節

孟子只教他諫不曾教他去然不得其言則去自是定理則教其



四書章句  
言卽是教其去矣

任翼聖

### 齊人三節

有官守者得于其職而天下治卽有官守者不得于其職而逐去之而天下亦治何者官署先自治也有言責者得于其言而朝廷清卽有言責者不得于其言而必去之而朝廷亦清何者言路固未嘗不自清也

陳大士

不得其職不得其言藉令不去人主亦將黜之矣何者已不見信用也若夫賓師寧得而黜之也孟子者自爲進退而不聽于王之進退蓋視王之無能爲姑藐之以伸士氣而必于去焉轉覺其量之小矣

看來孟子固未爲退亦未爲進處于不進不退之間以審可進可退之義者正孟子所謂綽綽有餘裕也

李岱雲

孟子于齊師道也道不行師亦當去但其去可緩不同于官守言責決于一事之得失一言之從違也

士師以言責爲官守者也有言責則所言者不過用刑之一事惟無言責可以無乎不言有言責則不用當致臣而去惟無言責可以不去而猶可以言此正孟子行道之深心妙用非但爲進退餘裕計也

### 爲卿章

弔勝之事既不與驩言而遇驩之道卒不與丑言蓋君子之不苟



其言如此 方百川

王驩為蓋邑大夫陳仲子之兄亦食邑于蓋四書釋地云蓋蓋大邑故分其半為王朝之下邑王驩治之分其半為卿族之私邑陳氏世有之理或然與

是時滕為齊役即有喪未必弔即弔亦未必使卿况孟子召且不豈王得使者必是孟子與滕有舊自往弔之而王尊禮孟子故使貴侍同行且或藉是行其窺伺之私耳 郝京山

客卿非受使之人故不言行事是孟子不受王使意非絕王驩曰夫既或治明已非治事之人也 馬君常

卿客卿也此即是賓師之位本文不曰王使出弔于滕見非王所

得使也下乃用王使字敘得極明 任翼聖

自臨淄抵滕不滿五百里一往一還將千里故曰不為近 金仁山

### 葬魯章

此亦子輿氏現身闢墨處 項仲展

孟子自齊葬于魯言葬而不言喪此改葬也禮改葬總事畢而除故反于齊止羸而充虞乃得乘間而問若謂奔喪而還營葬方畢即出赴齊卿之位而門人未得發言所謂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喪何以教滕之世子哉 顧炎武

下文云敦匠事嚴又云虞不敢請則似初喪于改葬未合

孟子魯孟孫後古者族葬昭穆各以其班故歸葬于祖之域也古



者卿大夫葬而後致政蓋初喪哀迫有不暇及故葬乃致事于其君又君所致弔賻襚贈諸禮亦是拜賜故孟子必反齊也其止于羸者禮齊衰不入國門致事拜賜皆使人報于君而身待于境又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有問就之齊衰之喪對而不議是時爲賓師則雖致事王亦可以就而孟子亦可以對此或憊憊于王之心要亦禮所得爲也或謂孟子急于行道故反而爲卿于齊不幾爲奪情者藉口乎恐臧倉直以短喪指斥不僅如後喪踰前喪云云矣

任翼聖

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卒哭之後反而還政于君家語孔子曰三年之喪周人既卒哭而致事任說本此與然犀解同

閻百詩引劉向列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嘆孟母見之云云謂孟子奉母而仕于齊也今觀自齊葬于魯則是以其母喪歸葬明矣古者大夫三月而葬葬畢卽反于齊未免有不終喪之疑百詩以爲三年免喪後復至齊爲卿是也孟門弟子往往好問陳臻從于齊于宋于薛辭受之後而問其事之相距非止一時歷歷記憶反覆以究其師之用心夫充虞亦猶是耳蓋前日與今有指近言者亦有指遠言者如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是也此謂前日亦是其最遠者蓋三年之內孟子不應喋喋與人往復充虞不敢陳請蓄疑于心至免喪後始發之也頗爲有見故約其意而述之

周大璋



此魯平臧倉之所援為口寔也

當時墨教盛行以薄為道此木美之疑所由來 汪靈川

古者四節

樂正氏所謂貧富不同也

易棺槨取諸大過不以美即儉 任翼聖

且字是發語詞不是更端語 汪靈川

沈同章

燕之私授受是不奉天命齊之擅征伐是不奉天討非堯舜而揖遜故召齊之師非湯武而征誅故致燕之畔 說統

燕噲學揖讓而不成齊宣學征誅而不成一為堯舜之罪人一為

湯武之罪人 王奕清

天字是一章大眼目爵祿其臣者有天在刑罰其君者亦有天在子噲不得與人燕齊知之而還問所以不得與之故獨可轉而與之齊乎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噲齊知之而還問所以不得受之故獨可轉而受之齊乎

天下可禪國不可禪三代以上之天子皆推有德者迭為之及以天下與人子孫退守百里以承祖宗之祀未有并棄其國者也子噲則自斬召公之血食矣故孟子尤惡之 何義門

燕人二節

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



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

鄭康成

自殷都以東為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為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為邶霍叔監之

皇甫謐

在管叔固為懷謀之密在周公亦為觀釁之踈謂之明炳幾先恐不若是之憤憤也雖不敢盡謂聖人之無知即此而為千慮之一失不亦可乎在管叔固為匿惡之深在周公亦為慮患之淺謂之知周萬物恐不若是之汝汝也雖不敢盡謂聖人之不明即此而為明德之一疵不亦可乎

胡思泉

請解謂見孟子辨得周公有不知之過則王之慙自解矣

體註

周公節

孟子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即史記世家亦曰文王有同母十子一伯邑考二武王發三管叔鮮四周公旦而趙註則曰周公以為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以為周公兄也故望之則直顛倒矣然而孔安國註金縢亦謂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放言于國以誣周公嘗以此質之張南士南士亦謂此事有可疑者三周公稱公而管叔以下皆稱叔一周公先封周既又封魯而管叔竝無畿內之封二周制立宗法以嫡弟之長者為大宗周公管蔡皆嫡弟而周公為大宗稱魯宗國三若尚書孔疏釋流言所起謂殷法兄終弟及三叔疑周公為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勢則亦以為公次



武王其弟及與殷法合故流言則趙氏所註非無據也毛西河

白虎通姓名篇列女傳母儀篇俱列文王十子長伯邑考次武

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蔡叔度以周公為兄管叔為弟不特

趙註孔傳矣

公不使叔無復有過公不使叔亦無復有公陳大士

若從周公不曾使叔置辨則武王使之原自聖人有過了若從管

叔做人難料置辨到底還是不知了直從天理人情源頭一滾下

來不說不是過說過是該的而對面王之于燕何故不知不須更

著一語矣任翼聖

管叔之畔不獨周公不能預知即管叔亦不能自知之也向使武

王之壽再長數年人心已定國家已安成王踐阼自能秉政周公

為之輔佐武庚必不敢畔管叔又安能以之畔哉鄧機環

武王十二年伐紂之時即分師俘衛霍諸國既立武庚全師西還

此時未取殷尺土一民也十三年使管叔尹衛封叔處于霍與蔡叔

度共為殷監是管叔之使寔出武王但周公亦必與聞耳此時管

蔡開宗循王禁九德昭九行尊九德順九典見周書文政篇自管

叔作監東隅之侯咸旅于王用大匡順九則八宅六位見周書大

匡篇是管叔監殷實有大功不可泯也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武

庚以為周有釁可乘誑誘管叔蓋商人多兄終弟及管叔見已在

外而公在內疑有周者必公故遂惑于武庚之說而布流言以撼



四書章句 卷四  
公公出居東管叔遂挾武庚以叛成王二年王師伐衛管叔自經死見作雒篇武庚仍自衛入邲奄人徐人淮沓皆入于邲以叛見竹書紀年秋大雷電以風王迎公歸遂伐殷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四年封康叔為衛侯見伏生大傳事迹前後班班可考世儒不察漫謂周公使叔于前殺叔于後不知叔在武王時寔寔可使其以殷畔特起于一念之忌公當其先亦何從知之哉至于叔之自經在成王二年之春公猶居東未歸也其不殺叔不待辨自明矣任翼聖

且古節

專責陳賈為君文過耳絕不粘帶周公

廣炬訂

有謂此過字泛說若周公之過自是無可改不知周公之過雖無可改而棠棣告哀追悔其失便是改了只是儆于將來後不復然耳若已往之失不可追救燕人之畔齊王至此亦已改悔不來孟子猶望其遷善改過何耶

周聘侯

過無不可改王速出令數言就是孟子教王改過處

下二段從上二段卸下皆見皆仰從過則改之追進一層與下

段一例

致臣節

孟子之歸于其始見時辭十萬而知之矣

方百川

記致為臣而歸于燕人叛章之後則下尹士章所謂改恐即指



此一事與前章過則改之之改字正同其初齊欲取燕孟子告以當順民心而王不用既而諸侯救燕孟子豈置君而去而王又不用取燕之後仍不改其與兵構怨之習至于燕人已叛而邪臣反妄為文飾其後潛王之禍寔兆于此潛王死而齊遂不振孟子之見幾早矣此與衛靈問陳孔子明日遂行之志同蓋知衛亂始此故先幾而去朱子謂孟子屢絕王驩驩以是積憾之故似迂

王就節

不議今此之留而想繼此之見是送別驩留行語也曰前日曰繼此總遮掩現在一段情事 李岱雲

得待句一說得待教夫子相與同朝以慰願見之心寡人甚喜一說寡人得待即同朝之人甚喜前說較勝 汪靈川

孟子先言不敢請自處極嚴後云固所願也一段惓惓不忘之心亦默自喻耳若以下語置上即似有心請繼此之見矣 李岱雲

他日節

繼此之見王已示意于面質之餘而他日焉忽又以萬鍾告是虛拘也且王果有意何不直陳于孟子而顧轉託之時子王意不過以孟子時有賢聲不能用又不得留此不可為隣國聞而姑為萬鍾之說令諸大夫聞之國人聞之猶不致以慢賢貽誚耳 金燭 若初至齊而萬鍾矜式未為不可蓋際可公養亦行可之機也既



在三卿中矣反降而為際可公養更何望乎故斷不可受 李代山雲

既已脂車告行聞萬鍾而輒止是欲富也稔知孟子之不欲富而

故以萬鍾之說速之去也 方百川

不曰養孟子以萬鍾而曰養弟子以萬鍾正予孟子以可受之

地也 一鍾六石四斗萬鍾乃六萬四千石

### 時子二節

盍字是一句沒要緊的話頭因字是一封順便的口信真覺齊王

可惱時子可笑陳子亦復可憐 項仲昭

時子齊王邊人因字甚謫陳子孟子邊人以字甚愚 呂氏

時子亦明知王留孟子非出于中心之所誠然故為此展轉相因

賤以銷繳王命而陳子乃經以此告便隱然為萬鍾所動與他日  
兼金不受之疑直是一副眼孔 王巳山

大國卿田三千二百畝所入只得三千二百石合五百鍾之數今  
云十萬似太懸殊或云孟子仕齊不下六七年此總計其數非一  
歲有也 四書經註集證

孟子辭此而受彼叔疑失此而求彼壟斷得此而兼彼其為利一  
也故引之 體註

### 季孫節

長于喻者詞不迫而意已獨至 蘇老泉

不用則亦已矣一語主意微見



壟斷是罔壟之斷而高者乃商賈往來必由之路此要津也私為已有則利權盡歸于已矣

周聘侯

季孫子叔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為可就之矣孟子解之曰齊王使我為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為卿而與我萬鍾之祿人亦誰不欲富貴乎是猶獨於富貴之中有此私登壟斷之類也我則耻之

趙惠

古之節

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關市之征也

趙惠

只解壟斷二字正意已躍然言外

蘇老泉

萬鍾之養是以利誘孟子齊王不諒而言之時子時子不諒而言之陳子陳子又不諒而言之孟子君臣師弟之間皆有市心市利二字是全章歸結

登壟斷而罔市利賤丈夫誠得計矣然且不知壟斷之上更有壟斷焉則即美其名曰征商嗟乎古之時無賤丈夫故賤丈夫之名獨著今之時皆賤丈夫故賤丈夫之名不忘所始

黃子錫

征賤丈夫者亦一賤丈夫

賤丈夫暴也征商是再暴也而權財賄者乃居然有伐暴之名賤丈夫貪也征商是效貪也而稅贏餘者乃赫然有懲貪之號則以此賤丈夫之為之權輿也

劉大山



宿畫二節

留行固美意而但欲為王留則亦知有王而已矣 王如不追用而使者終無一人來則寂寞綢繆固可借齊王以結孟子如或追用而使者果以百輩至則殷勤羈滯實可緣孟子以通齊王王思任為王字與為長者字相照任翼聖

客即承王命亦要問如何留法不然萬鍾之養時子不承王命而來耶其無王命更不須說了

坐危坐也何義門

坐而言者伐王致勤倦之意其說長故隱几而卧示不欲聽孟子初與竊賓主禮番對此客便爾形神嗒然焦廣期

宿于畫水經註云畫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畫中也俗以畫水為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畫或云當作畫後漢賊奔進軍畫中史記畫邑人王蠋困學紀聞

客不二節

坐竝坐也與前不同何義門

為齊王齊客說法開口提昔者二字便有無限感慨

不是責客以安賢亦不是望王之聽客只是王無繆公使人之意則客非繆公左右之人旁觀作此間周旋真是沒要緊呂氏

大賢人主者求之而小賢有求于人主觀魯繆公之安子思泄柳申詳之所以自安者蓋未嘗無人乎其側也此豈不知何人者可



以與于其間耶而客可以自審矣 陳卧子

兩人字正為客寫照 王巳山

齊王天資稍高無如在廷之臣皆與孟子異趨漢文知賈傳之賢而不能由絳灌也孟子不忍即去以此卒于必去亦以此兩無人指齊廷無人 張惕菴

子為節

泄柳申詳未嘗使人在穆公側只人見他賢自為之維持調護耳客欲要為王留自應先用此法孟子只據他來非王使故繫及子思蓋此一半孟子不便說明只就現前一半說也舊謂二子只帶說恐未然 申即顧孫二字合聲 任翼聖

道已不行即徒留無益留之無術即王亦難留而况為留行者乎自是而孟子出書矣 方朴山

尹士章

通章重天下之民舉安句關係極大安得不再四流連 張惕菴

尹士節

不明于澤兩層皆已往事意不重 述朱

上兩層虛却用則是字下一層實却用是何字語意曲折而下 任翼

高子二節

高子學于孟子向道未明去而學他術 趙岐



懷形于詞意之表整而不整亂而不亂纏綿悱惻離騷似之蘇老  
予不得已也此句重看惟不得已而去故三宿猶以為速猶望王  
復追也下二節俱跟此句說去 王觀濤

予三二節

其廣心浩大雖止以求濟其欲而無憂世之心然動以功利之速  
亡與仁義之勃興則尚知相顧而動色也其與夫委瑣齷齪靡然  
無度外之思者異矣其昏蔽既深雖偶爾自見其心亦多違于大  
道之要然引其偏端而發其全激其愧悔以歸于正則猶幸此中  
之未泯也其與夫剛毅深頑然無一隙之萌者異矣 方望溪  
不曰足為善而曰足用為善見足者在王用之者仍在孟子 集解

足用為善者王而用之為善者予用之為善者予而用予以善仍  
在王 俞長城

王如用予三句正見王之足用為善也非自負語 王觀濤

足用為善一句可味人知孟子思齊王用予而不知孟子欲用齊  
王處 安齊以安天下皆為善究竟事第二個用字即第一個用  
字轉關王能用孟子即是孟子用王處安天下之功藉手可成王  
不用孟子即孟子之用王亦虛矣 劉月三

齊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天下固畏之有爭事  
之其視小諸侯為仁而無其藉與宋襄異矣而秦又虎狼之族楚  
為戎翟之長竝非齊比也歷有先世燕趙韓魏皆朝于齊當此之



時率天下諸侯王北面宗周誠所甚易是故齊有安天下之勢也

仲尼不忍去魯子輿不忍去齊蓋齊魯皆興王之藉也顧煜

程子謂春秋之時天下猶知尊王故孔子嘗欲借勢以興東周至七國爭長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便可以王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此謂孟子借齊興周與孔子為東周之意相同似翻程子之說其立論自極正大

不明于澤兩層尹士原不重故孟子只就濡滯辨之而曰王猶足用為善則王非不可為湯武曰安齊安天下則非干一身之澤此兩層亦已不辨之辨矣甘翼聖

人未可以一概論也同是丈夫之意氣用之以為天下則大用之以為一身則小均此丈夫之胸期以之規堯舜之業則大以之爭世主之知則小王雲樞

前不為賤丈夫守道意也守道則祿在所輕此不為小丈夫行道意也行道則去在所緩小丈夫亦勿看低只是為一身計不能為天下計耳汪靈川

### 尹士節

去國之心令尹士亦自悔為小人而終不能以悟齊王此則孟子之窮也嚴夢元

### 充虞二節



天下大勢已在強秦唯齊足當一面而齊宣猶足用爲善若使孟子得用自然事事與商鞅相反天下可安也乃去齊而王不追則天人之望絕而強秦之勢成矣言之安得不悲憫而色安得能愉豫此兩言雖是發端一經叩問不由不沈痛言之

凌仲遠

### 五百節

五百年亦人事將返之機又天運循環之日于一姓不再興而忽焉草茅側陋之中有受命而爲之帝者必非尋常力征經營之主所得與也夫使力征經營者而可與則古者大彭豷韋之屬亦可承乏其間而姑攝夫帝王之統矣而天必爲之更生王者固知此剝復之道而天人理數之不可易者也因而天子不能自爲而

忽焉耕屠販築之間有崛起而爲之臣者必非苟且霸顯其君之輩所得竝也夫使霸顯其君者而可竝則近世管晏狐趙之屬亦可旋轉其際而伯仲于伊呂之間矣而天必爲之更生名世固知此上下之交而明良遇合之所一定者也

陶子師

五百年重王者上蓋有聖人出則名世必因之而顯孟子自是名世者惜無王者興以爲之輔佐不豫意本此未說出也下文方見

說統

兩必有是天欲平治天下須從天字看破宗旨

其間正指將興未興時言之是以名世卜王者非以王者卜名世若泥上句看下似說名世因王者始有則此一時王者不作亦遂



無名世乎惟說名世先王者而有爲王者所必賴遂覺孟子壯懷  
若揭而必有字益英英有生氣矣 韓求仲

其間指五百年之間如禹益必少于堯舜伊呂必長于湯武總是  
其間古來也有王者已出而名世從之者也有見名世而決其必  
有王者孟子却是信爲名世而想必有王者與 在翼聖

二句神脉重在各世一邊乃孟子爲己身寫照 方望溪

不重講名世只覓名世遇合之難 孟子時無王者非無名世也  
雖有名世之人却不曾得名世言下感慨無限

各世下著一者字乃從其德業聞望既名于世而得名故曰必有  
名世者時文每拈出此二字圖圖采用竟當作名目一般于虛實

字義俱失之矣故此二字須活看若時無王者縱舍我其誰却正  
坐不曾名世耳 王巳山

禹至桀十七王四百二十二年而商興湯至紂三十王六百二  
十八年而周興孟子云五百年亦約畧之詞

### 由周節

綱目赧王元年孟子去齊逆數至武王有天下歲在己卯當得八  
百有九年此云七百有餘歲者當是約畧言之猶堯舜至湯湯至  
文武皆過五百年而俱約言五百也 四書經註集證

康穆以來固王圖鼎盛之年也中降而幽厲豐鎬之不守者再矣  
然而式微者猶數十世一傳而爲共和輔政之天下再傳而爲齊



晉分盟之天下三傳而為大夫攻伐之天下迄于今周歷之垂未  
改豈謂數之不遠歟宣平以來猶共主正朔之世也中降而為桓  
惠東都之羸者屢矣然而喪亂者猶甚其禍一變而列侯兼并之  
謀以起再變而世卿篡據之事以成三變而遊士縱橫之勢紛然  
交亂迄于今戰國之禍益困豈謂時之未極歟袁國梓  
板蕩之勢將渙也宣王又收而復之斯時也殆非宣王之時矣守  
府之名日卑也桓文又尊而戴之斯時也并非桓文之時矣顧圖  
數過頂上句說來然數雖過而時未可則王者之興猶或有待  
參觀兩者而時事決矣此孟子所以不能已于懷也 數過尙  
在春秋時可則切戰國

### 夫天節

孟子難于去齊蓋至此知天之不欲平治天下而道窮矣執定其  
具在我無所不豫便與神理相隔韓慕廬

此節正是解今日所以不豫之意如欲三句乃假設之詞吾何為  
不豫是掀起語正應轉天未欲平治天下句而明已所以不豫也  
徐岩泉

天未欲平治句通章最重正是不豫根子如欲四句直掉轉語同  
生

此方不與前相悖未嘗不豫意竟可不用廣炬訂

歸之于天乃前後五章結穴



周自武王元年至赧王五十九年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所  
云周亡故過其歷秦暴故不及期也齊宣王當周慎靚王之初年  
將八百歲資治通鑑作慎靚王二年孟子適齊去周亡僅六十餘  
年自武王至平王約四百年入春秋首末二百四十二年實周敬  
王之四十年也敬王四十一年起又歷二百年餘入于秦周自慎  
靚王元年以前各國猶以虛名相奉二年以後梁襄王會韓于徐  
自相王天下自是不復宗周張儀勸秦滅周司馬錯以爲不如滅  
蜀秦從錯言既不敢滅周諸侯相視亦莫敢先動以地既無幾徒  
被惡名以爲天下質的至秦昭王十九年自稱西帝齊爲東帝已  
而復去之是時周已自降號爲君史記于秦昭襄王二十九年稱

周君來朝已服于秦矣昭襄五十一年西周君自歸于秦卽周赧  
王秦受其地仍歸周君于周五十二年周民東亡自是七國自爲  
王天下無天子三十五年秦王政之二十年始滅齊天下定于一  
自稱始皇帝約計其年慎靚王之時秦已爲西帝周已降號而自  
役屬于秦孟子年譜言孟子卒于周赧王之二年年一百二歲雖  
未必確但此以各世自任之時已無周矣尹士言不識王之不可  
以爲湯武非言伐周如湯放桀武王伐紂指剗削羣雄耳此是孟  
子書大關鍵不可不知 張惕菴

孟子生于周烈王之四年卒于赧王之二十六年壽寔八十四

居休章



此是宿晝三章補義人見孟子去齊之時尚且遲回如此則居齊時可想那知一見便有去志是先見之明去志終不欲變是不回之守此所以為孟子

張侗初

居休二節

孟子致為臣而歸歸于鄒也故休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一十五

里距孟子家約百里

閻百詩

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方其學焉則賓之而弗臣此記所謂仕而未有祿者若子思之仕魯是也仕不受祿非自孟子始但非仕之常道耳

繼而節

師命謂賓師之命

孫奭

程沙隨謂師命賓師之命即授室萬鍾使大夫國人矜式事朱子謂此是舊說但于崇見王是初至齊時事授室萬鍾是去齊時事故改為師旅之命然愚意賓師之命其說自當只指為授室萬鍾時誤耳考孟子在齊六年無兵爭惟有伐燕事乃孟子所以去非所以留也且改此則孟子于齊居賓師之位無據矣此亦異註而解甚確

任翼聖

齊宣王二年置稷下館廣招賢者孟子至齊見王于崇退至于平陸王命孟子為賓師館于雪宮是繼而有師命也 齊伐燕在孟子去齊之前二年已前在齊五年齊未嘗有師旅之命



在五十夫... 不封至命... 欽定四庫全書

論其終日

所以... 日... 對... 臨... 其... 命... 命...







